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始豐稿卷四三

詳校官庶吉士臣朱理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庶吉士臣吳裕德

謄錄監生臣何茹連

始豊稿卷三

明　徐一夔　撰

序

序濯園生

錢唐潘時雍讀書賦詩廉介自將視當世貴富雖非不願欲者使其脂韋取容以僥倖一時寧貧賤而肆志郡城之東未傳城二百步而近有地十餘畝古井一宋輩

院基也入於居民久矣荒棄弗治暇日過見之徘徊相度曰是豈不足為吾生乎既而購得之除治一畝為廬用其餘地析而為畦縱横數十塍茹菜若干品天稍不雨輒置桔槔井上俯前仰後聲軋軋如龍鳴出井水以灌已則攝弊衣屨循行畦間顧見菜色青青若緑雲覆地喜曰生意若此足矣掇其脆美為其父母妻子供具而斥其餘賣諸市中日以為常不輟或曰錢唐陸海之府魚鹽蜄蛤之所産羽草竹箭之所生象犀珠玉之所

聚街居之民用貧求富十金為母則子百金百金為母則子千金萬金若此者家相望也又其地為今行省丞相治所往時承平丞相守法而已今天下多故丞相承制得自爵禄人卜醫衆技茍有以自見不必去妻子違父母跋涉遠道輒致位顯要紆金曳紫翺翔康莊之衢中世以降道德之意泯矣惟聲與利可以驚動世俗子年甚富又居聲利之場不為彼以取寵榮顧乃為此何哉時雍曰嘻夫尺有所短寸有所長彼所能者我則不

能吾亦豈能枉吾之性以我所不能為彼之能故寧自附於農家者流使人稱之曰灌園生灌園生不辭也嗟夫習俗之移人也久矣自今以往錢唐之人不尚貨殖而尚徳義不尚奔競而尚恬退不自時雍始乎余故序其出處以為趨附聲利者勸焉

錢南金詩藁序

詩人之言貴平易而不貴竒怪横渠先生有言三百篇之詩不過舉目前之事而寓至理於其中此最為善說

詩者夫詩情性以本之問學以充之才氣以發之思致
以廓之此之謂詩不知出此而務炳炳烺烺以驚世駭
俗謂之詩未可也三百篇不可尚已涉漢魏晉宋齊梁
陳隋唐宋以及國朝之盛作者代有其人大家鉅集具
在也試取而讀之雖其材力所就不無等差觀其緣情
指事寂寥乎短章舂容乎大篇有平易而無奇怪至於
雋永其味則悠永宏濶而反覆無窮下視近時斤斤平易
為庸腐指奇怪為神俊號為一家之體非神仙鬼魅金

玉錦繡龍虎鸞鳳名花官酒高歌醉舞等語不道者何如也華亭錢君南金深居不出呻吟嘯咏在雲水泬寥之境不求人知向見豫章辛好禮有與君唱和什知君善詩比會曲江錢思復論淞上詩人亦以君為稱首二君以詩擅名者而皆稱君心甚慕之今年夏會于犢溪蘭若周旋句日因舉前所説與之商確君以余言為然因請序其平生所為詩余閲其詩盡卷清而不枯華而不艶整暇而不汎精切而不刻屏去奇怪之語得詩人

之意焉君年向老成克自充養殊藏淵媚當有知者吾姑著其所以合者弁諸首云

齊壽堂詩序

番昜周君叔彬之二親同生於至元乙酉其奉以避亂于浙也逮今至正丙午皆八十有二而康寧如一叔彬喜曰此天以福我也爰就其親起居飲食之處署曰齊壽以悅親心叔彬方以明經起家其所與游皆能言之士遇其親始生之日至奉觴為壽仍賦詩以悅之積而

戍帙叔彬屬余序之余惟天下之不可必得者人壽是也間有得者亦未必並見于一門今叔彬之父母同生同壽又同康寧是能得人之所不能得者矣叔彬之喜宜何如也嘗試論之二老人之得壽有二焉大江之東洪流巨浸穹林邃壑環匯障蔽地脉之聯絡風氣之藴蓄深厚雄固其人多壽國家混一之初地大物衆德洽仁浹桴鼓不驚呻吟不作閭閻田里之間熙熙皥皥生於其時者必壽自二老人言之其地則大江之東也其

生之年則國家混一之初也本以山川之積而乘國家
方亨之運宜其得壽有異於人者矣譬之貞松勁柏其
託根也固其植幹也強其受雨露也深渥雖剛風虐雪
不能摧拔之也今夫人立於輕揚之域衰微之世上視
二老人若以朝菌議晦朔有不指以為異者哉余嘗拜
二老人於堂上見其耳聰目明神完氣足談說盛時身
所遭逢事亹亹忘倦退而歎曰民物凋謝若二老人者非太
平之明徵也歟觀世道者尚有取於斯也若夫諸君子之詩

善頌善禱不必加評故特推本二老人得壽之由而為之序

題後

題崔元亨所著亡弟崔永復行實後

余記甲午乙未歲與博陵崔元初會於西湖之上元初時為淮南行省宣使善辭章其氣充然其言粲然一時材俊罕及也其後余避亂村疃不見元初者八年意元初躋膴仕矣一日在友人几格上覩一巨帙取而視之則元初所進端本堂五箴藁也既讀已歎羨其辭章之

盍工復閲至牘尾有文累數牘署其目曰述亡弟永復行實驚曰永復元初諱也元初死耶攷其始末則元初死已三年矣嗚呼惜哉其兄元亨痛之切故著之元初有才而壽不及在朋友猶惜之況其兄耶或曰予之翼者兩其足然才而壽者亦何限何獨於元初靳之耶造物冥冥不可得而解姑誌其末以紓余悲云

題永思亭卷後

亂離以來平昔交游或存或亡或淪異地恒欲著懷友

賦以洩余思未能也茲遊嘉禾郡齋達實氏止善示以永思亭記并詩一卷發而視之乃同郡朱石伯言陶凱中立郭公葵秉心陳秉彝性初南陽堵簡無傲金華王禕子充會于錢唐宗陽宫時止善請論著其永思之亭而伯言實為之記中立秉心性初無傲子充曁一夔六人者為之賦詩止善宦遊來歸亦僑嘉禾近地用以諗余余按而數之無傲已死王事子充在江東性初亦去之大江之西其存其亡未可知也伯言隱居越上中立

秉心還鄉郡而余留浙西則皆幸而存思欲復叙前好

邈不可得乃得見其文辭翰墨於尺楮之中諷詠摩撫

豈勝故舊之思然以歲月攷之距今十有一年耳豈意國

家盈成之業一旦挈而置之分崩離析之地向也同志

之人彼格此禁弗克會聚以輔德業不知過此以往其

幸者猶得遂斯願焉否也因識以俟再觀至正二十四

年九月某日題

詠

黄處士誄

至正十二年十月處士暨陽黄先生諱禮字子敬年九十卒既葬于湖州花城之原其子溥辱與余游乃摭其行實而爲之誄誄曰

維黄之出肇于軒轅其後有國江漢之濆至於春秋助齊有勲有熊疾之覆其宗禋散處朔南族類實蘩爰至東京光大而文憲賢視顔香孝視騫瓚位三公琬悟絶羣亦有允也惟黨錮究其本硌硌其源渾渾至宋叔世

有提刑君有德有烈皂蓋朱旙維此提刑其産則閩其來于越則仲子昕實處士祖始為越人處士之生端一靖溫詩書為宅禮義為垣云胡不淑遭值不辰宋祚訖籙海寓揚塵斂其所有靡塗可遵欲潔其身以養吾親乃棄觚翰刀筆是循處吏之汙擴儒之仁以濟時艱非志所存雖嗇其施而裕後昆是有令子學富行純西游吴興克昌其門有田有廬以奉晨昏處士婆娑九十其春德與齒隆而位弗臻此天於物翼足惟均達人知足

抑又何云惟古之道謚實行因無位無號亦誼之敦我實小子不敢瀆陳累行布辭告于多聞嗚呼處士有永其芬

書

通危大紊書

一夔無所肖似蚤嘗從事科舉之學既而屢試有司不利度不足以自立乃復求古人之道於其文辭之間殆若有所入比以亂故寓迹淛水西屏去舊所習專取經

史傳記與凡諸大家集伏而讀之含咀其英華規模其步驟盖若有所得然亦頗自期許故雖處亂世饑寒逼迫不忍棄此妄有所圖苟富貴於一時也顧以不得取正於宗工是恐近識貢尚書待所為文質之尚書見謂有作者風且期一變有可以至於遠者乃稍自信而獨以未見閣下為恨厥今朝廷之上以文章致位通顯繫天下士子之望者閣下而已竊嘗觀於閣下之文屬辭陳義深厚爾雅不豐不約動中矩度其言的然而實其

態彧然而光其味幽然而永蓋由閣下受業吳文正公
傳授既有端緒若清河范太史蜀郡虞內翰又皆身親
炙之涵揉充暢本實支茂其發也足以信于今而傳于
後如閣下者非一夔之所願受教者乎去年會陳編修
嘗以所為文五首與之商確久之編修君謂一夔曰吾
嘗以子之文致之中書危公矣公必知子一夔因竊自
念去閣下四千里介紹不通贄幣不修俯仰拜揖不至
於前邃然以是區區者取知於左右不以簡乎益自悚

懼今年謁俊禪師於天竺禪師所嘗過從者且與閤下有夙昔之好問語及此禪師則曰危公盛德人也位愈高而心愈下望愈隆而守愈約取人以言不以繁文闕

讓又謂一夔曰宜更以所為文達之使危公得寓所為文十首而并陳其不敏

子之悉輒不闕

介禪師以達焉惟昔秦少游之未遇也曾文昭公在史院參寥子實薦其文文昭稱其言辭瓌偉閎麗言近指遠至謂如獲明珠大璧當時少游於文昭紹介未嘗通

贄幣未嘗修俯仰拜揖未嘗至於前也而相知之深不啻如父兄之契姻黨鄉曲之舊何哉鳴聲相應仇偶相從也然而古人不相見而相知者蓋有之矣一夔雖不敢竊比少游而閤下汲士之量不下文昭公禪師樂善之意不異參寥子今者相須之迹若可以自附於此伏望閤下廣樂育之義如文昭公荅秦少游故事賜以一言之教至幸至幸一夔今年四十有五晚節末路得列於作者之後則區區之志不孤矣以天之福拜閤下之

賜於他日亦未晚也惟兾矜察

謝危大參書

一夔遡往下風之日久矣顧以時艱道阻不能北走四千里遂其願見之私去年陳編修來南一夔以所為鄙文五首與之商確然不敢率易求知于下執事也不意陳君以鄙文達之鄭博士而鄭君竟達于左右夫以陳君之薦揚鄭君之貢送其意則誠美矣揆之於禮則非所當然也今年三月訪俊禪師於錢唐知其與閣下有疇

昔之好閒語及此乃疏其所以簡慢之由侑以近所爲鄙文十首介禪師以達庶幾於禮或一得焉計猶未達俄六月十七日入閩詔使道出嘉興召一夔來前道閤下之意授以建寧教授敕牒且謂危公得子之文如獲秘寶校官之擢筮仕之階耳未足以盡子之才也一夔驚喜出於望外始知閤下以向之所致區區者遂加奬録初不計其識與不識而求之之禮恭與否也自非閤下盛德宏度同符古人疇肯若是一夔前書妄引曾文

昭公待秦少游故事為比以今觀之實類焉夫以一夔之疎陋何敢上儗少游而閣下汲士之量視文昭公則又過之何也文昭公之於少游第賞其文而他日校書之命則不盡出於文昭公也今閣下於一夔不徒有取於其區區之言又使蒙一命有可以至於遠且大則誠厚矣荷德何可云喻未克拜謝茲值鄭掾便謹布向往之忱伏惟照察

墓誌

顏欽若墓誌銘

天長顏惟中時若旣克葬其兄告於徐一夔曰哀哉吾兄欽若之死也昔在至正十四年之夏寇至天長移家吳門避焉甫三月吳門陷自吳門趨錢唐甫三月錢唐又陷乃絶浙而東旅于上虞者三年旣又東土弗靖復折而西以松江僻在西州一偶僑于華亭之青龍鎮又三年而吾兄以脾胃疾死矣二十三年正月二日也得年三十有二臨終執惟中手訣曰吾志未嘗敢後於人

吾弟所知也而今死於流離之地豈非命耶是可哀已

吾宗本兗國公後靖康之亂金人蹂中原稍徙而南至于淮安之天長家焉稱千一總轄者初居天長祖也自大父至吾父用貲產起家吾兄少負奇氣不伍鄉里兒居當南北要衝名人魁士往往過賓其地輒延致于家資其聞見而名人魁士見吾兄言辭意氣亦退謂人曰顏欽若奇士也不可失之乎昔自謂功名可立就嘗用明經試于有司不利輒曰此不足置胷臆間也比寇至

白于大人請散財鳩民以保鄉里可用以樹勲業大人止之曰財非吾惜也顧汝諸生兵事非所素習恐致不救不若姑避之耳重違父命而止方謀避兵而大人遘疾遂至不起吾兄哀毁幾喪生老母在堂諭之曰汝父已死我不欲生耶乃稍自節哀率惟中經紀葬事且戒勿以動勦薄吾親故自始喪至於奠窆反虞無違禮既襄事奉母而行凡便養之物率令惟中先至而集而已奉母隨至以故吾母雖涉險阻恒若在家然有一二姻

家亦同在行飲食起居視同一家前後五六年如一日嗚呼以吾兄之材與行詎意遽止於斯耶先是一年吾嫂卒後是二年吾從子二又相繼卒是又重可哀也已道梗未能返葬邑人前鄞縣丞任某捐地一畝許在青龍鎮南亭橋之原遂以卒之年二月十七日奉吾兄櫬厝吾嫂祔焉惟中重哀先兄既遭亂世又不永年而賫志以歿嘗念乞銘於立言君子以白其志苟死者有知將不悼其不幸於地下而未有所屬先生慈而文幸哀

而賜之銘余不識欽若凡見吾友與欽若游者言欽若之死有歎息者𭣣欷者涕泣者曰斯人而止於斯耶則其人之賢可知也今其弟克葬其兄又乞銘以圖永長存則其兄之賢又足徵也余雖不佞銘其敢辭耶欽若諱惟臣祖諱仁壽妣殷氏父諱奇母殷氏妻徐氏卒時年三十男某卒時八歲女某卒時二歲銘曰

生也時不值乎洽熙死也壽不登於艾耆何賦材之孔良而受數之獨奇玉在璞而毀木既拱而萎吁其可悲

元故敦武校尉益都翼管軍上百户郗君墓誌銘

君諱世聞字文達登州黄縣人世以武弁起家高祖斌元初以從征功尚書省版授忠勇校尉管軍千户後平河南定禄秩以所領軍不多數改授管軍上百户曾大父寧大父威父震咸世其官君軀榦豐碩鼻隆口方鬚髯森若望之儼然而天性淳篤與人交有恩意然頗嫉惡見為不善者雖素與交必謝絶之不顧不以兵家子自處涉獵經史務通大義旁至醫藥書數音樂亦皆習之

初江南平其父以敦武校尉益都翼管軍上百户從其帥出鎮宋都至正初謝事歸鄉里君例當世襲不忍輕去膝下其父戒之曰此世澤也爾勉之乃始告襲階換進義校尉六年丙戌峒寇犯汀漳從江浙行省左丞呼圖克布哈討之能以一旅之師破其前鋒進階敦武校尉十一年辛卯海寇起台州從江浙行省左丞博囉討之寇恃海頗易王師君帥善水者駕舟身先士卒迎擊敗之賊既款附賞賚銀幣有加君位雖偏裨而通敏有才

識凡民訟涉于軍者有司移軍府共理軍府每屬君處決人不以為寃杭支郡瀕海民私鬻鹽軍府歲遣一百户提兵鎮之而軍府每遣君行廵禁有方民不敢犯嶄寇犯杭之歲君適在鎮有羣不逞欲謀嚮應君日夜治部伍以讋伏之無一人敢動者張氏繼陷姑蘇浙以西震恐有官資者多趣附之君切齒怒罵自度年且老力殫援寡徒死無盃乃屏居峽石之野峽石其所嘗鎮處也既而以病終二十六年丙午九月十又四日也君之

生以大德三年已亥七月十又七日享年六十有八娶同郡李氏繼田氏胡氏子男五人長觀山東義兵千戶後君一年歿于王事次課盧早亡次確次益次勉江浙行省宣使女二人長適李繼先次適同知萊州事周仲彬孫男三人曰守信曰瀛曰浙孫女一人曾孫二人確有至行以君歿之年八月丙申卜葬於錢唐縣鳳凰山擔水關之原既葬猶㦧然如在疚持其友周昉所為狀再拜請曰先人不幸賷志以歿不肖孤欲圖其不朽他

不足為也惟先生哀而賜之銘爾余辭不獲乃為序其世次履歴因歎鄒君以偏裨之將而行可以範俗材可以有為而今制文武殊科卒使不獲究其所施而乾沒於亂世惜哉銘曰

懿厥胄胄自邾出武弁五葉以世襲材豐行完用則詘遭時不然氣愈崛有欲聞之視兹述

鞠隱先生墓碣

鞠隱先生諱嗣壽字得仁姓朱氏世居台之臨海十一

世祖希述仕宋為殿中侍御史六傳至宣撫司掌機宜文字友直始遷仙居之東門又六傳至鄉貢進士懋先生之曾大父也大父智父元豪補武學生母應氏繼金氏先生幼聰悟讀書數行並下日記近萬言為文辭濡筆伸紙立就汩汩千數百言若不煩搆思者鄉校師奇之台自金華王氏得考亭夫子之傳講道上蔡書院從者甚衆而性理之學日盛先生既長謂學不出此雖多無益也遂研窮濂洛諸書究極歸趣後凡為文辭其為

說必本之性命之蘊不為華言綺語以誇耀世俗同郡紫巖周先生潤祖學術為鄉里推重少與先生同舍相見論學先生高見層出周先生斂衽歎服長潭陶君凱視先生差後出亦以文學知名四方每見先生輒以師禮待之先生嘗言世俗為學不過資講說助佔畢求其躬行之實蓋有媿故其事父母凡力之所可為者必盡力為之父母歿哀戚幾毀治冢壙必如法不遺後憾其處兄弟間懼夫情誼之或乖也作順德堂以示意其弟

既分財異居而家頽落其歿也諸從子貧不克葬出已財葬之一不以累其子待宗黨不以貧富而禮意有厚薄鄉人稱之春秋祭祀必遵先正家禮時物不具則不以薦教子孫必以讀書為先務且戒之曰不讀書非吾子與孫也夕則坐堂上召其子與孫來前以序立問其日所事事申訓之至二鼓乃退以為常其見諸行事蓋如此忠介公台哈布哈胄台州進士及第及其躋要路見台之老成前輩待之如鄉先生而待先生尤厚以薦于

朝時先生父已歿一日閒之貽書謝曰祿以逮親為榮親已歿矣不願仕也公亦重違其志而止晚謝家事治別業於東園引流種樹以自適蒔鞠數十本曰鞠有隱操吾實愛焉乃自號曰鞠隱學者尊之不斥其姓字因稱曰鞠隱先生以至正十五年乙未十月廿又一日卒年六十有九其配呂氏有賢行先十二年歿子男二長公立次公成俱能世其學公成先四年卒女一適同邑楊孔祖孫男六曰某曰某曰某曰某曰某曰某孫女一

適同邑呂志尹曾孫男闕人曾孫女闕人皆尚幼先生
歿十有一年公立奉柩葬之縣東門外若干里鄉曰慶
雲山曰石牛原曰東皋且奉其配祔焉實二十五年乙
巳正月二日也公立既襄事謀於其友安陽韓君諤曰
墓銘未有攸屬韓君曰銘非徐君不可遂來請銘銘曰
為學尚理而不尚多為文尚質而不尚葩道不行于時
而行于家斂華就實厥德孔嘉其歸也全抑又何嗟

始豐稿卷四

明 徐一夔 撰

雜述

正統問

友人周元亮其先嘗仕宋相見輒言宋事間從余涉西湖上萬松嶺訪宋氏故都藉草而坐因及於正統之說余曰言正統者以天下為一則以正統歸之眉山蘇氏

有云正統云者猶曰有天下云爾元亮曰宋之太祖既受周禪平江南平湖南平嶺南平荆平蜀至於吳越恐悚待命所未臣者獨河東一彈丸地可以謂之有天下矣比見四明陳氏著續通鑑綱目其書太祖崩曰宋主趙某殂至太平興國四年始揭正統歸之豈非以河東未臣而以敵國例之歟余曰非也太祖之北征也嘗因河東諜者語劉承鈞曰君家與周世讐宜其不屈今我與爾無間何為重困此一方之民承鈞復命曰河東土

地甲兵不足以當中國之十一然承鈞家世非叛者區區守此蓋懼漢氏之不血食也太祖哀其言遂不致伐以此觀之則河東之不足為正統累也明矣彼陳氏之書夫豈至當之論哉又曰或曰其說本於朱子余曰朱子之荅陳安卿也曰如以正統則秦初未可當必平一六國而後在秦晉初未可當必滅吳而後在晉隋初未可當必滅陳而後在隋因言如本朝亦必幷河東而後在本朝朱子誠有是說矣竊嘗觀其荅問之意以謂由

唐而下正統在梁梁之統在後唐唐之統在晉晉之統在漢周氏篡漢廢湘陰公贇其父崇自立於河東則漢之統猶在河東故也據朱子之說而以當時大勢度之于秦于晉于隋是矣于宋則有可議者何以言之六國之衆可以敵秦初之秦吳陳帝有江南可以敵晉初之晉隋初之隋區區河東而欲敵宋初之宋以一敵九小大不敵昭然可見此必朱子一時荅問云然非其終身不易之定論也而況太祖之生符明宗宫中之祝至其

受禪因陳橋六軍之變天命人心之所屬實開三百一十六年有道之基不以正統歸之可乎陳氏之書葢用其大父所取伏羲以來至祥興事類為四言叶以聲韻名曰歷代紀統與其父泌倣綱目例尊紀統為經而疏其始末為傳以行者如曰本於朱子則是持其未定之說而以為是非忠於朱子者如出臆見則未敢以為至當元亮良以予言為是爰著于篇

歐史十國年譜備證

五季時十國稱帝改元者七荆楚吳越常行中國年號歐陽公五代史著十國世家年譜於吳越云聞之故老亦嘗稱帝改元而求其事迹不可得獨得其封落星石為寶石山制書稱寶正六年辛卯始信其改元歐史所据者以此所以不他見者疑其年號止行于國中而不行於外國後并諱之至正中余避亂海寧州之東有姓許者嘗闢巨室得古墓一内有誌磚葢錢氏將許俊墓也俊年十八從軍以驍勇有戰功累官至節度使都押

牙兼御史中丞寳正三年卒葬於此所載年月甚明此又錢氏改元之一證也惜乎歐公未之見爾鏐殄巢殺宏誅昌以有兩浙之地又貢獻中朝不絶若無稱帝改元事當唐明宗即位之初安重誨用事鏐致書重誨涉慢重誨大怒會使臣烏昭遇韓玫使鏐還朝玫誣昭遇稱臣舞蹈重誨遂奏削鏐王爵鏐葢有激而然而鏐卒之歳實為明宗改元長興之壬辰則寳正六年之明年也重誨被殺當長興二年夏而元瓘自陳復鏐王爵則

在重誨既死之後故元瓘襲位不復改元其事可見已以余觀之鏐自梁末帝貞明二年加天下兵馬都元帥開府置官屬唐莊宗入洛以厚獻故得賜玉册金印自稱吳越國王更名所居曰宫殿官屬皆稱臣遣使封拜海中諸國君長至如俊者以分言之一陪臣爾亦授前項職名儼然行帝者事矣奚待重誨見絶而然歐公去五代未逺故老所云葢可信也當時十國皆非中國有鏐之稱帝改元與否亦不足較第録所見以備歐史之

一謚云爾

蘇頴濵論馮道甚恕

馮道更事四姓九君歐陽公譏其反面事讎虧大臣節獨頴濵論其事而悲之其言曰道雖為相而權不自己出當其廢興之際或在内或在外禍亂之作非其過也其相明宗能以恭儉勸之十年之内中國稍安耶律德光滅晉大肆殺戮道顧强悍不可曉以莊語設俳曉之德光為罷殺戮周太祖舉兵覆漢勢張甚道待之如平

日太祖意沮乃陽使道迎湘陰公道未返而太祖篡漢頗湏且曰方之於古可視管仲晏子又曰管仲召忽同事子糾桓公殺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死又相之以道比管仲則功不及耳崔杼與晏嬰同事莊公崔杼弑莊公立景公或謂晏子死晏子曰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若為已死而為已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卒事景公其後為齊名卿若以道比晏子庶幾無甚愧也其説如此而謂議者黜之曾不少恕蓋指歐公也

余初疑之及讀詩至殷士膚敏祼將于京反覆玩味其辭見周公之作是詩葢甚傷之而無譏切之意則知頴濱之論亦詩人忠厚之遺意非立異也嗚呼道更事四姓九君論者且猶恕之至比管仲晏子君子不幸視道猶有可議而好爲過情之論者且又甚之何哉

述談

余過吳見大夫君子談屬邑何氏妻之烈未嘗不悚然以敬也其歲巳酉何以上戶充里長役當集里所出糧

萬石有竒以輸官府國家於糧事設三限以期民之入比入未限而何所集糧虧數甚夥督糧官懼其累巳械繫何且日加鞭箠終不能集仍追其妻來以加於何者加之其妻恭然不能當也有督糧吏見其姿美麗且困甚欲私之竊致殷勤曰糧事在我即從我我能逭汝其妻面發赤不荅吏以為領巳使監者移置别室稍縱之是夕二鼓徃私焉稍推戸入其妻奮曰必此吏來大呼有强暴至左右鄰佯弗覺吏强迫之且詈且搵其面聲

勢俱厲鄰傾駭稍稍持燈燭至至則吏已遁去手血猶淋漓也當是時何氏妻奮柔為剛以摧無禮推其心雖有刀鋸不見其利也雖有鼎鑊不見其熾也雖有虎兕不見其猛也彼所見者獨其眇然之軀金玉不足以喻其貴氷雪不足以喻其潔也不其烈哉余觀世所稱貞婦以奇節懿行自見者多在平居無事時今何氏妻離去閨闥被縶械受鞭箠而必欲集其夫所不能集之事此其所遭為何如也於此而其所守猶確然不拔吾寧不為

之悚然以敬也哉召南之詩曰厭浥行露豈不夙夜謂行多露序者以謂强暴之男不敢侵陵貞女而作嗚呼彼督糧吏獨何人也談者請述其事余故述之以爲乘約肆淫者戒焉何本元室右族其妻某氏出也葢有家範云

解

臘月牡丹解

按牡丹生巴延以西及褒斜道中其名僅列於藥品人

不之貴也唐開元天寶以來人始知貴之自宮禁邸第以及豪門巨族莫不競植且致名品以相誇其品有姚黄魏紫之類凡七十餘其花有天然富貴姿態第花品者以王目之貴可知已大凡植物皆乘陽而發但所乘之氣有豐有嗇其葩萼差不同耳他植如桃李諸卉非乏可觀之色由其所乘之氣稍嗇故隨其所賦各獻妍耳牡丹發當春暮其時陽和畢達所乘之氣太豐故其發也穠芳麗艷姿態之富貴有非他植所可比並此其

凡也然未見有固陰沍寒之時揚芳發艶如春月者也
贛上吕氏世以詩書名家至仲善有材而文既被徵手
植白牡丹一株於其園館而行久之仲善官太常坐弗
慎犧牲事謫耕淮水之南既而有㫖凡官而謫耕者與
之為期悉使歸視其家仲善之歸則洪武六年冬十月
也仲善既抵家兩閱月所植白牡丹揚芳吐艶於冰雪
中狀若玉盤盂照映風日人皆異之九年春仲善起自
謫所來為杭郡幕官間以語余余謂之曰夫植物無知

者也以君家牡丹言之謂之無知固不可謂之有知亦不可何也使誠以為有知耶則是花也揚芳吐艷於春月以衒其穠麗此常理也乃今於冬月見之謂之有知不可也使誠以為無知耶則是花也自君植之其揚芳吐艶不避冰雪而適在君歸之日若有所待而然謂之無知亦不可也昔唐叔之禾異畝同穎司空之木殊本連理物固有因人而自見者矣然則君家之牡丹其亦若是乎吾嘗以物而徵諸人凡人處亨豫則志得而氣

滿處憂患則志摧而氣沮夫人而然意者處亨豫之時猶春月之牡丹處憂患之日能不摧於困而思自強不病於餒而思自充則猶冬月之牡丹不為氷雪所挫而以穠艷自衒耳則是花也發於冬月豈偶然哉是則同穎之禾仁之孚也連理之木德之暢也冬月之牡丹處困而亨之徵也抑又何疑試以攺官之日推而數之距牡丹發榮之月僅二閱歲其徵不亦昭昭巳乎今而後吾見君揚鑣郡國之間鳴玉廟朝之上光榮烜赫如牡

丹之盛可計日而待矣非佞也庸敢誌之以俟

說

春江圖說

有為長生久視之學者更其字曰春江其侶有善繪事者圖春江貽之余按而觀江流汪洋浩渺桃花爛熳在江之滸輕波細瀾乍貼乍起若吐若納其出無窮而落英飄墮中流與波瀾相逐紅明綠淨若濯錦然有以見狀物者得春江之妙其人請曰吾道人也聊以自見願

子為之說余觀天地間動者植者流者峙者莫非一氣之所為而水之為物生於天一成於地六氣之所由始維此春江非若夏潦之淫而其流也暴非若秋潦之收而其流也縮得天地沖和之氣焉吾聞神仙者流務完固神氣以為長生久視之本是以谷海之内納之而盈使不至於暴吐之而虚使不至於縮養其沖和之至故能後天不老與造物游此其似乎空同道士嘗言所謂神仙亦氣之聚耳漢言安期生唐言鍾離權吕洞賓是

皆氣之聚者其説是也因觀春江而得養氣之術述以畀之

贊

瑞光井贊有序

華亭縣治之西三里有寺曰超果附寺西偏有井其深若干尺周六尺有奇泉紺寒有味寺之衆仰以食而邦人之有疾疫者亦取以壓焉洪武初余游松江寺主僧常為余言井舊有神物潛泳其間狀若虺而其色黄邑

人謂之金鰻號金鰻井宋太平興國中有僧慶伊者得觀音大士像乃錢武肅王宮中所奉以祈讖者未有妥靈之地一夕大士夢伊曰吾與若俱之雲間遂奉以來今寺所奉大士像是也初像未至縣十里而近光發寶髻上且引而南時兹井亦發光與之貫若相迓然故又號瑞光井吾菩薩大士雖示現無方所而兹海隅化為佛地以饒益諸衆生者實兹井發祥之力松江志載伊奉像事而畧兹井數更兵燹碑刻已燬獨井欄所刻井

名僅存顧有述以示來者贊曰
地際南陲其勢厖洪孰鑿兹井風氣攸通黃祇孔靈祕
奇藴異如給孤園待佛而施巍巍大士其來自西具種
種相罔測端倪視此下土于以示現珠鬘繽紛有光孔
炷是時海俗讙趨向風亦有異光發兹井中其熛綿綿
若迓而至大士戾止作此佛地其積也久其發也時去
垢即淨道場光輝衆謂兹井具足功德於我衆生悉蒙
饒益汔更小劫邑改井存寔殊勝地宜永傳聞爰述世

諦贊其彷彿有引繙者作禮罔忽

雪庭贊

龍華院康上人慈慎有行業號雪庭靈山竺隱師既為之陳義復持卷請贊贊曰

我觀諸相靡物弗汙彼至潔者其惟雪乎霣也自天隨地而積如以物喻惟玉其匹玉猶有瑕雪則無之欲加之涅其何所施上人佛者夙修白業宴坐中庭有見於雪惟此雪者洞澈中襟見不以目而見以心大道之根

本無所染譬之明鏡爲物所掩祛其昏翳以返靈明所
證非雪所依非庭顧我俗士執文滯相願示悟門以破
諸妄

陳節婦叙贊

蜀人王宗常隱居東海之濱以著文爲事一日貽書錢
唐謂予曰所貴於古文者以能發揮忠臣孝子義夫節
婦之事暴白於天地之間使天下後世有所感激而奮
起也鹽邑人陳思恭之妻莊氏守義能爲衆女婦之所

不能為吾嘗傳其事用致於執事者請試觀之幸賜之言焉予發書閱已徐取其傳按而讀之嘆曰王君固善為文向非莊之奇節懿行有以發之亦安能如是之偉哉蓋莊泉南人也思恭以商至泉南遂贅焉踰年而得子思恭遂去商海上三年不返人以思恭為死矣隣媪或諷之嫁莊曰汝以吾夫為死耶見之者誰峻斥之又二年而其夫果生還居亡幾何思恭復去商海上既出海乃遽溺死莊仰天大慟曰吾夫卒死於海吾非精衛

惟有死守以報之爾既而有復以言餂之者曰今則可以嫁矣莊泣語之曰吾未亡人耳婦人之義一與之齊終身不改胡為而出此言也且指其遺孫歎曰吾夫雖死吾夫之所以遺我者固在此也遂不復有勸之嫁者莊寡居時年二十有五今五十有八矣教育其孫至於成人其孫實生名彥廉字者是也贊曰

陳節婦之守義蓋其初已有確然不可易之見固不待夫之生與死而後決也何也其初不信其夫之死即其

後日不死其夫之心也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節婦之謂矣秉彛好德人莫不有而灼見者鮮莊以一婦人能之嗚呼賢哉

辭

望雲辭

常君德新醇慤有至行其家在平陽冀城縣之翦桐里蓋唐叔所封地也曩時常君嘗仕為汳省掾拔官有善譽及歸國朝調浙上鹺官而其母夫人留冀城以道里

遼遠弗克迎養請於上官歸省上官以常君職治鹽筴在出納之司又難之常君思其親不置用狄懷英故事大書望雲二字于壁以繫其思徵言於余乃爲賦望雲之辭以紓其情辭曰

睇彼雲兮天一方我有母兮遠隔太行吾胡此縻兮弗遑以將曾不如彼雲兮其飛悠揚目力苦短兮心緒苦長安得乘雲兮返吾故鄉奉吾母兮樂以康

頌

蓉峯處士宋公哀頌

今上初天下既定會材興治以建丕圖首起今内翰宋公濂于金華山中既不得辭乃戒裝來覲上置諸帷幄以備訪問已而職教東朝旋載筆後省日見向用公之立朝雄辭鉅筆足以名世而不自以為高博物洽聞足以服衆而不自以為足故自上以及在廷之臣莫不加敬不欲一日去左右而公之先府君蓉峯處士年則八衮矣自念身備朝著而親年日高遠違晨昏之奉人謂

斯何恒不自安乃力懇於上上憐之予告歸養於是公之去其親於兹三年矣既抵家日奉觴為壽父子懽然居無幾何處士竟以微疾棄榮義殆若有待者則公之急於乞養亦豈偶然哉是其至誠惻怛之心有以感致如此不然使不得奉湯藥於其親垂歿之時而其終天之憾為何如也一夔未嘗獲拜處士而親炙其德容辭氣及考潛德之一二與其所以垂祥而委祉者輒自誦曰金華宋氏與眉山蘇氏相類蘇氏自贈職方君序以

高行弗用於世至其子秘書洵遂以文章擅名天下今處士無愧職方君以公視秘書亦莫能或之先後其有不同者彼當宋室全盛之時而此屬更化之初稍有差耳嗚呼處士之死可謂有不死者矣公哀不自已既自為阡表以述先德復請大夫君子為文辭以相其哀辱不鄙余而亦有請敢摭其槩而為之頌焉處士諱文昭字文霆蓉峯處士前集賢院所錫號也頌曰

猗嗟處士禔貞毓醇氣冲以肅貌和以仁孝以事親誠

以接物暴以義摧隣以恩恤維孝則純維誠則壹恩匪勉強義匪矯激猗嗟處士美集于躬宜耀于時而嗇其逢其蓄既厚其發斯豐是生令子蔚為儒宗猗嗟處士人孰不死相其攸終與草木比惟處士之死令聞不已令聞不已惟曰有子寶婺之墟有巍嶐峯仰止令德與峯俱崇於惟小子曷克形容于以播之用慰孝衷

賢母頌

賢母者金華葛秉仁之母也秉仁之母年幾三十而寡

誓全婦道今老矣不愧於初誓東仁既長大成人念其母之有賢行請于大夫君子為文辭以表之亦孝事也為之頌曰

靖惟婦徳惟淑與貞兼斯二者則有賢名其賢為誰曰有葛母自讀女箴動弗敢茍言歸于葛婦道以全夫何芳歲竟失所天既失其天誓靡他適確然自持匪席伊石既有兒女亦有舅姑以養則老以育則孤其節如荼乃遂所願九京可作不靦于面中古以還風教陵夷柏

冊之錄孔子傷之矧茲凉薄罕知自守或視其躬見金不有其克守者嗚呼幾希爰有葛母實婦之師文山之陽葛母是宅里人賢之或過則式我見其子益知母賢是用作頌以播于篇

銘

真率齋銘有序

杭之耆彦有顔其齋居曰真率者是為楊慤臣先生先生為人平實簡易杭在東南異時湖山之美邑屋之麗

陸海之饒甲于天下先生方少壯家饒于財視酒如漿視肉如藿宴游嬉戲殆無不足於意者晚乃斂華就實凡所以處已接人者略去邊幅作止語默一皆出於自然無纖毫矜持意有晉人夷曠之風焉或誚之曰斯人也被服周孔之教而學為嵇阮之流揆之名誼無乃非所宜乎余觧之曰俗之弊也久矣偽言偽行相先為智相高為賢比比而是吾方以真而率之為貴而子胡謂不然夫禮始於飲食至德之世上如標枝其民野鹿窪

樽而抔飲其禮蓋亦率矣然而皆本於真也夫真與偽對出乎真則入乎偽真則率偽則百計萌生無所不至矣是故孔子言禮其稱曰禮與其奢也寧儉先生以真率自見古之道也何足怪乎乃為之銘銘曰

君子之履惟適之安弊精神於思慮之外勞筋骨於俯仰之間此可以媚於世而非所以安吾天夫惟大羹不和大圭不琢體本自然反澆為淳斯德之全守之以恬其永無愆

碑

黄龍祠碑 有序

黄龍祠在西湖北山之陰自其趾斗折而上有巖竇谽谺不合如蠣水泉紺寒深不可測旱不縮而潦不盈有龍居焉故老相傳曩夏雨初霽時嘗有神物蜿蜒卧于松上其氣茀茀然而黄葢黄龍也故世號黄龍洞祠在洞側以栖龍神宋淳祐間無闗禪師有道行嘗說法龍興之黄龍山而歸卓錫兹山之麓見洞中嘗有光怪

禱雨輒應或謂龍隨師至時孟少保珙從師咨決心要
遂捐財為之建寺而師因請龍神為之護法於是始有
祠時天旱理宗延師入内祈雨師請退而默禱未幾帝
遣内侍問之師對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已而大雨自
是無雨輒禱禱輒應當是時嘗封龍為靈濟侯錫祠額
曰護國龍祠矣至正末兵燹大作湖上之山俱赭龍蟄
不見祠因就燬歲亦多歉寺之僧有名祖吉者屏居南
山石屋一日歸視得度之地盡為瓦礫慨然欲振無門

之風乃洒掃林徑詣洞祝曰祖道弗墜也龍其來歸乎遂募緣興造而皈向者日至肇作奉佛之堂餘屋規以次就而林壑亦勃然有生氣洪武七年六月天久不雨民皆憂惶杭衛都指揮使徐公某浙省參政徐公某李公某郡守王公某相率致禱甚虔與神約不出三日當雨且曰即三日而雨當新神祠使享有血食神無我違吉亦用其法如其祖之黙禱以副其意如期果雨時雨猶未足越三日致禱如初又得雨乃命有司具木石而

屬通判王佐董其事以十有一月甲子即其故處審擇面勢作為祠屋棟宇翬飛丹堊炳煥林壑改色用以揭虔妥靈題曰黃龍祠從世所稱也夫人依神而行者也是故古之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今國家深恤民隱故方面官臣遑遑焉以救菑為務匪神之貺其何以慰安之哉廟祀以報之禮也乃作銘曰

新廟翼翼在彼山北伊誰作之實維方伯有嘉方伯所重民命旱既大甚下民告病有嘉方伯維神是依刻日

請雨神不我違靈旣具來報事敢稽吹簫擊鼓九山之下雖無犪醴亦有酒酤雖無玉餐亦有束脯靈風颯然林色爲暝神之格思匪物伊誠自今伊始報事弗怠年穀順成物無疵癘永衛佛天廟食世世

記

舊時月色軒記

天水趙公範清茂嗜學其先宋室支也别居鹽邑之東有年矣頃歲兵燹甫息作新軒于其故居之左題曰舊

時月色屢請余記余謂公範吾不靳子記也獨念月色新舊一也夫豈以新而加以舊而損哉今子言月必曰舊時月色吾不知所以記公範曰此特自吾所見而言月耳非謂衆人皆我同也幸勿以衆人之見而狹我吾甞徙倚軒楹海雨初霽月行太虛中光彩注射地上瑩若霽雪徘徊顧盼中夜不怡者久之其故何也吾家盛時廪有餘粟羸有餘帛夷庭廣厦凉堂燠館巖邃靚奥起居出入如列仙所居天下無事上令下供有程不徵

而集胥隸跡不及門戶司吾平者雖欲鷹擊毛鷙為治了無所施寧有譴訶之及吾父兄伯叔雍容閒暇討論墳典之餘弟謀為樂良夜方永月色在戶庭薄具清宴醞有內法肴有珍羞盧兒按箏家姬度曲至夜分不寐自更多故一觸心一舉目皆非向日獨見月色宛宛如舊時誠不能釋然于懷也先生其謂斯何幸有以解我余歎曰嘻處憂患者不忘亨豫之時在荒閒者恒思宴樂之地此人情之大較也獨予也耶吾試與子論月夫

月由死魄而至於盈茍弗繼之以虧則太盈矣太盈非天道也由生魄而至於虧茍弗繼之以盈則太虧矣太虧非天道也盈而虧虧而盈恒相因於無窮此月理也子寧以境而二其觀哉古之至人一死生齊得喪而不物於物者有見乎此也雖然吾非其至者然亦有所授爾子不謂然秋中之夜子幸開軒待我我將為子邀彼明明者酹而問之

馮氏義塾記

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遂有序國有學蓋嘗考夫家塾之制曰家有塾云者非家置塾也合二十五家為閭閭左右有塾擇士之仕而休者為之師以教其子弟較其規模視彼庠序雖若稍狹而其教條之施牖導輔掖之具蓋亦初不異也自夫學設於州縣而二十五家之塾缺而不修退堰僻聚非之俊秀去遠城邑莫知所向徒負願學之志君子病焉海鹽治之東十有八里地曰沙嚳實斥鹵之處馮氏世居焉天歷中有號梅軒處士

者諱某字某病其鄉閭無有講學之地創為閭塾殿堂齋廡略如學校而以田一百畝入于塾擇勤敏者掌之而以其所入延士之有學行者為塾師使馮氏與其鄰里之子弟入學于塾且給午餉使竟日不替于學後至元初知州事趙侯孟貫義之署為馮氏義塾俟有成效將請于朝如書院未逞也至正初塾燬于兵其子諱某者更作之而禮殿未備會官府計田以賦而塾有田不能獨貸其長孫椿集其諸弟議曰塾之設吾祖義事也

使以塾田而充賦則塾無所入而已成之規隳矣吾其以家田所入當塾田之所輸則塾可存於是諸弟韙之而塾有敎養如初椿且將與弟完塾之所未備以畢其祖之志遂以記請余歎曰嗟乎古者敎人之法葢甚備矣夫以二十五家為塾則家無不學之人矣家無不學之人材惡乎而不成俗惡乎而不美矧夫黨庠遂序之敎又益詳哉後世不知本此其不古若也固宜詎意今玆乃有倣古學制以淑其人如馮處士者乎余見多貲

之家不藉以縱其豪猾則用以莊嚴二氏之室廬以覬非望之福而已遑及此哉若處士者其亦可以謂之知義者已處士既創之於前而其孫又克承之于後使不至於廢墜繼自今瀕海之上俗有慈讓之風人有士君子之行有以見義塾之化底於成矣

赤山隱居記

同邑胡宗衡氏讀書赤山之下榜其居曰赤山隱居洪武元年秋余歸自江表徵余記之余嘗觀於吾邑之山

其髙且大者峯連岫接磅礴宇宙如重城厚郭聯絡縣境之外而其光氣上屬層青積翠與霄霄競爽至於厖洪内蓄或聚或散聚者龍驤散者蛇行望之膚理皆赤去縣四五里孤嶂特峙狀若版築梯級千仭赤埴墳起所謂龍驤者也是為赤城晉孫興公嘗賦之矣由赤城西行三十里乍斷乍續前岡後阜蜿蜿蜒蜒或起或伏所謂蛇行者也膚理明潤巖岫綺錯是為赤山視赤城尤佳絕宗衡之居在馬宗衡之先居此久矣其尊人叔

輝甫猶以奇槩未集别作穹堂峻宇以萃其勝宗衡有志於學將擇幽雅之地以務進修爰潔茲室每晴霞燦爛衣被林木與山爭麗光彩絢耀户牖爛如起居出入不知視居錦官城何若茲隱居之所以名也或訝之曰懷材負德之士有輕當世之志長往不返故以隱稱宗衡之尊人明經制行蹈君子之軌轍當方氏即家開府擅爵禄人屢迫之使仕而能執志不污猶不以隱自處今其子年方强盛有志於學固將為世用也奚取茲義

也耶余曰不然隱有二義彼長往而不返者固謂之隱
矣而潛藏以自修者亦有取焉何也媢學之士血氣方
剛德性未定不能不奪於聲色貨利必也耳有所不聞
目有所不見意慮有所不及然後氣冲而志壹以達三
才之情以會萬物之理以極往古來今之故德庶乎其
崇業庶乎其廣語不云乎隱居以求其志是也宗衡之
尊人嘗受易於老師宿儒其自潔於汚世非固也蓋嘗
推其所學以正一鄉一鄉之人蒙惠覩其出處必有得

於解之上六相時而動之義宗衡方學以濟厥美寧不取於此而彼之慕乎余世居山側與宗衡東西家耳目髙曽時託姻鄰之好少時尊人刻厲為學不以余之顓昧見輒以學事相勉麗澤之益多矣奈何余阨於貧雖欲如宗衡之隱居勢不可得未免持空踈之學出游四方初謂廣其聞見可以有成乃竟迫於餬口歲事奔走卒無成效今也雖亦藉儒之力脫於流離顛沛之地猶故吾也歸視兹山面為發赤宗衡志篤而性敏資實勝

余家有餘貲不必似余之逐逐於衣食而况上有賢父以為模範其患無成乎宋石守道先生奉符人也讀書徂徠山中學成行尊後為胄監直講學者不斥其姓名以山配稱之人不敢有所損益無他地以人重也余竊有志顧歲月已邁而志氣昏惰無能為役宅日兹山光彩煥發若濡而深若培而厚在吾宗衡矣吾將覩其成焉

風樹亭記

樵李潘德全氏天性純篤往余嘗見之宣城貢尚書座上時德全之先君子甫歿羸形垢服泣而請銘尚書曰孝人也余謹識之今年秋余見之敝上其貌與氣視舊加充語及乞銘時事輒悲不自勝曰銘嘗刻諸先墓矣顧不肖孤之不能終養也每聞風樹而悲之因作小亭風樹之間庶幾孝思之所存云觀其言甚戚若欲得余之記者余揆德全乞銘時以至于今蓋十閱寒暑矣而猶若初喪然噫甚矣其戚也蓋德全之先君子有才行

嘗有志於用世而僅僅為郡縣學校官又不得上壽以殁兹德全風樹之感所以不釋于懐也歟嗚呼昔者仲由氏蓋嘗負米以養矣其後南游于楚從車百乘累茵而坐列鼎而食而親不在是以歎曰子欲養而親不逮樹欲静而風不停凡為人子而不克終養者誦而悲之不獨德全也余聞德全逮養時其親位雖不髙方食代耕之禄可以自贍不資負米以給朝夕也及親既殁家居授徒取所入以自給雖三方割據足跡又未嘗出境

以干時取寵而有從車之盛累茵列鼎之富以自奉也而猶若此使有是奉吾知其食將不下咽脊將不至席矣若德全者誠罕見哉吾家既貧而吾親恩逾于義每自處以薄不使有負米之勞及壯而游四方固不敢求所謂從車之盛累茵列鼎之富以侈吾親計不過謀升斗之禄以易菽水而已而命與時違親壽已髙逐禄不及竟負終天之憾當風鳴樹動之時追不欲以生為乃今見德全名亭之故寧不重為之感乎善乎揚子雲之

言曰不可得而久者事親之謂也孝子愛日味斯言也與其養而有待不若隨地而致其力幸而富貴可以盡其心不幸而終身貧賤亦可以釋憾此區區之心亦凡人子所當知也因著潘氏亭記而并發之

蜀山草堂記

太湖之隂川迴而野迥有清曠之適是曰陽羨異時東坡先生始領第錫宴瓊林與蔣魏公接席魏公極言其地之勝先生遂有買田築室之意崇寜初先生歸自海

南因告老于朝而居陽羨酬前志也去陽羨而近有山
隆然拔地而起盤亘數百畝旁無聯附號曰獨山先生
愛之嘗築書堂其坳且曰吾本蜀人而玆山不宜姓獨
宜去犬留蜀更姓山曰蜀云陵遷谷變其址入於金陵
保寧之官寺久矣遂為寺之别墅今敏機師以純行粹
學來主保寧之席間至玆山紺壤疏潤碧泉流動上緣
丹崖白雲勃勃起自履下望見太湖粘天無壁而銅官
諸山聯翩而來如列大屏以障巨浸蓋亦竒矣師因歎

曰先生之所以盤桓於此而不忍去者以此也夫仍作草堂其處而師亦以先本蜀人自宋季之亂往家吳興每有所自出之想故亦姓山曰蜀而不復其舊云嗟乎師之心即先生之心也人亦有言適異域者見似人而喜以其類也蜀在數千里外兹山雖小茍其心有所屬安知其不若岷峨太白之高大哉是宜師與先生同有此心也或曰先生家本蜀也自葬其父文安府君後出立朝以至崎嶇嶺海而歸未始一日還蜀夫寧不有鄉

土之思師之先雖亦蜀人生長東南之日久且桑門是託殆將盡空色相今而惓惓於所自出之地夫亦有所執著也耶余謂不然凡出家者以求道也而身也者道之所寄也安有求道而不念其身之所自出哉君子謂師為知本矣如曰師雅嗜吟茲堂也蕭洒夐塵可縱吟事夫豈知師者哉是為記

管氏祠堂記

古者諸侯有國大夫有家皆得立廟而祔祧之制具故

能展其尊祖敬宗之誠而無違德降及後世將相大臣得立家廟而因陋就簡之日久類多得為而不為至於士庶人之賤勢有不得為者則又弗暇議也先正文公先生有惕于此創為祠堂之制使上下貴賤一皆行之而無礙其意嘉矣今其書雖存而知遵其制者亦鮮淞上管氏新作祠堂奉其祖禰神主至於祭器之屬亦莫不備歲時率子婦而下盥薦亦既成禮矣復來請曰走也邑東之鄙人也先世家吳興四世祖實以業商至兹

邑傳至於我五世矣不幸少孤刻苦自樹立經紀衣食上以事大母與母下以字弱妻與子其於追崇本始之事未之能行恒自歎曰人本乎祖於此而不用其情其得為人乎乃稍本据家禮作兹不腆之室以為祠堂而吾祖之行與諱與其生卒月日亦以少孤而失諗之先生長者累年而後得始如法作主用妥于厥位此區區之心也而猶懼夫後之人弗克我承願假寵于執事者畀之以文勒置祠堂之壁詔我後之人嗟乎君子開業

承世而欲傳序之遠延祚之綿亦惟迪之以禮而已祠堂之設使後人知水木之有本原禮之大端也異時淞上豪家巨室林立爭築穹堂麗館以誇奇角勝曾未有及此者今管氏既有以迪之於前而其二子長者方以勤謹持門户次者且將以文學起家則管氏之澤亦未艾也夫焉有弗克承者哉而猶惓惓假余言以詔之者蓋憂之深思之遠不敢以皆賢必後之人也雖然彼為穹堂麗館以誇奇角勝者且有能言之士為之張之則

余之記亦何嫌哉

乾隆御覽之寶

始豐稾卷四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始豐稿卷五

詳校官庶吉士臣朱　理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庶吉士臣吳裕德

謄録監生臣何茹連

始豐稿卷五

明 徐一夔 撰

記

枏軒記

枏軒者國子生葉賁本蕃取其上世石林先生手植之樹而名也先生世居吳門政和中始卜葬其先府君于吳興之弁山其地據風氣之會奇石如林有瑰奇絶特

之狀因號石林且營别業其處顧視前坡後崦尚乏嘉樹乃植桃梅李果暨凡松桂杉檜枏櫧之屬其後樹日以長鬱然穹林茂壑矣先生不忘此也宦轍稍息則來處焉其子與孫承世澤之懿封植惟謹樹固無恙及乎運去物改詩書之脉不絶如線百餘年間向之長且茂者今或萎且仆矣山空水冷爲之後者過故丘壟不能不愴然以思國朝更化取材於學校於是貢自諸生入預胄子之列既而有旨凡國子生髙等者養其德器至

于老且成他日朝廷有大論建大製作則以畀焉慮至遠也而黄首以高等選充每試藝上前輒在前列親蒙獎諭且錫予有加因自念幸遭聖明吾宗已墜之緒或能振而起之其在斯乎因取其先世所植樹名軒以志余竊聞之宋運之中微也石林先生以高明正大之學立朝其直言讜論可以格君心匡國勢故雖權姦當國亦未始不改顔待之宋轍既南時論倚以為重出而建閫入而執政其豐功盛烈足以衛安社稷撫綏生民至

於發揮性命道德之蘊以鼓吹羣經者又足以承往聖惠來學先生之在當世可謂大儒名臣也已昔者鄒孟氏之論世大約以君子之澤止於五世說者以謂其人君子也易世而非君子也者猶可以五世使世世而君子也雖百世可也大抵天之所以厚君子也類如此葉氏之澤至賁僅十世又幸而值方興之運受上寵遇至和薰蒸弁山之木行且梢矣加封植焉自拱把以至百圍可計日而待傳曰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茲樹其徵

也余職教杭學賚為諸生其尊人仲芳甫隱居教授又辱與余游因為著軒記以俟

追遠亭記

蕭山湯㚖既葬其先廵檢府君於海山之原仍作亭墓旁為祭享之所徵余記之海山在縣北三十五里而近深鬱秀拔北臨湘湖天光雲影滉漾几席其上望見海門波濤洶湧雲霧勃鬱風帆浪舶出没於杳渺之中而湯氏之居距山不一舍逺府君嘗登焉曰樂哉斯丘顧

語其子曰吾生則游於斯歿必託體魄于斯爾其識之後府君歿纍遂奉以葬而以其母祔且以歲時掃墓子姓咸在不可無萃誠之地以格祖考乃作茲亭余嘗攷之墓祭之禮先王非以為非禮而禁之也蓋自天子諸侯以及大夫士莫不有廟有廟必有室故既葬也則作室而奉室以歸于廟歲時祀之惟庶人無廟則祭父于寢葢室也者神明之所依祭必於廟焉者求諸陽之義也然攷之立室之制則惟天子諸侯有室而大夫士以

下皆無室當其祭也惟設席以依神而已近世大儒議禮始定大夫士室蓋本之天子諸侯之制斟酌為之以補禮之所未備如大夫士無室祭則設席依神則祭于墓亦可也蓋墓也者先人體魄之所藏也山川迴合風氣完固松柏陰鬱魂氣必來依焉人有言過丘壠則哀心生霜露之感莫此為切肅然僾然之意豈不有見於此乎從漢以降中原大夫士之家莫不以清明上墓為重曾不以禮無明文而廢之者此也然而墓祭之設亦

何不可之有因彛之請而本諸制禮之意為之說如此使凡孝子慈孫作墓亭以申追遠之情者有取焉若曰華其構敞其户牖以資登髙望遠之樂吾則不敢知也府君諱某元季嘗為鄞之文亭巡檢子四長彛次某次某次某

中和室記

錢唐潘氏其先由汳徙杭自其大父父皆以醫行潘氏既世其業人有疾者咸赴潘氏請療遂以醫官名家嘗

取中和二字名其藥室與之游者管某柴某為之請記予以中和二字見於孔氏遺書者其義甚博未遑執筆已而二人請甚力予乃以前所云者詰之二人者曰非也天地之氣中和而已中和非二物也惟中故和其蓄也中其達也和人受是氣以生一或偏滯舛戾失其中和矣失其中和則病生矣醫也者所以反其中和而合於天地之自然也潘氏之所以自見者如此予曰如子所云則醫和之告晉侯者是已醫和之言曰天有六氣

六氣者陰陽風雨晦明也陰淫寒疾陽淫熱疾風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夫淫者中和之反也故嘗觀於黄帝與岐伯鬼臾區之論難反覆推明五運六氣之秘以立補瀉之法無非反其中和以合於天地之自然者而已岐黄既遠本諸五運六氣以察陰陽升降之候而定臓腑虚實之所因以合經絡之所屬而起死回生者鮮矣求之近世則劉守真張子和張潔古李明之其人乎是數君子者相時運之盛衰因民氣之羸

耗而為之醫方金源氏之盛國富兵强其人勁悍故劉氏張氏之治法多宣及其衰也干戈相仍飢饉荐至其人疲憊故張氏李氏之治法多補數君子之術可謂能反其中和而合於天地之自然者矣言醫而不出乎此是養病也潘氏以此自見其所得必異於人矣吾非知醫者姑以所聞者諗之若夫聖孫之稱中和其功至於天地位萬物育則請更僕而畢其說

雲林小隱記

錢唐崔氏世居闤闠中閭閻比轃人馬雜沓聲囂若雷氣溺如霧彥暉氏有𧟶塵之思焉謀去此而他未遑也彥暉之外家蓋吳興趙氏嘗往來霅上見霅上諸山千青雲而耀白日恒欲深隱其間而未得其勝一日步自弁山之麓夷猶澗谷之間五六里許前見大壑杉櫧松桂大木森立枝柯相樛時宿雨初霽雲氣上行木杪壑為晝陰彥暉躊躇不去歎曰此不足以居我耶遂締構室廬治凡麻絲粟稻𨿽魚之屬以供衣食祭祀賓客暇

則取古人書閱三數行又或取斯冰篆法作蝌蚪書已復山巾野服逍遥乎穹林之下仰觀乎雲來也無心去也無跡悠然若與為忘形交者遂自號曰雲林小隱其意以謂大隱在市朝吾以非才姑處其小者耳其地去錢唐僅踰三舍彦暉回視不啻蓬萊之隔弱水曾不暫往一日其友思之欲與相見貽書招之不荅也其友曰崔君誠長往耶復為辭招之其辭曰雲林鬱蕭森有虎晝咥人君不來兮勞我心彦暉亦不往也其友或誚之

余觧之曰古之人論隱其品有三上焉者負濟世之具自視甚高而與世鑿枘寧辭名位而不屑就次焉者質弱氣冲内審其材不足為世用寧甘心林壑使人常高其風至於漁名獵譽以徼利禄如漢世所謂處士純盗虚聲唐人所謂終南捷徑少室高價者斯又下矣吾知彦暉氏彼上焉者固其所讓而下焉者亦其所斥其所以自處其殆吾所謂次焉者耳招之不來毋怪也於是誚者意觧後余過其處因為著雲林小隱記彦暉之上

世多隱德而趙文敏公則其外曽大父云

生意堂記

余性頗嗜適每天地閉肅隩居之日久恒憒憒不樂及春始和則去之通衢廣陌翺翔以嬉見夫山川之間八風不姦淑氣發舒野姿妍媚猝者以滋軋者以茁瘠者以鳴輒心融意暢躍躍以喜私竊自謂造化者其禪續息復之機吾雖莫能測其藴自其著者而觀之庸非所謂生意者乎昔人有謂衆人熙熙如登春臺蓋若是也

其後西游檇李入城門而東見有居藥之室翼然以敞臨于中逵仰而視之兩楹之間顏曰生意余歎曰嘻世固有欲與造化爭功者乎居藥主人肅余坐而言曰子無異也造化之功則誠大矣夫孰得而擬之其功或有不逮輔相之職獨不在於人乎是以古之聖人懼人之有夭札也故制為醫藥之具苟有人焉能廣其術而用之可使生意流動充滿於天地之間斯豈非造化之一助歟而余未之信也時天新霽道多行人抱病請診者

赴門如織居藥主人且問且切隨其證而授之劑曰爾服是當愈爾服是當愈而其人始來也其氣奄奄其去也其氣舒舒始來也其色幽幽其去也其色愉愉於是和氣交暢而生意藹然而後知其命名之不誣余曰以子之術推之致理可乎居藥主人曰吾知醫而已致理非所知也余曰嘻以子之術施之致理天下之顛連無告者皆得其生無歎息愁恨之聲矣居藥主人姓嚴名某字某

德慶府端溪縣新建廟學記

皇朝既一四海乃洪武二年冬制詔州縣興學且監前代虛文之弊嚴立教條限以歲月務底成效於是天下風動凡有民社之責者莫不知興學而人亦莫不知務學矣德慶之端溪縣附府為治其地在廣東上游先是縣無學為縣者玩歲愒日奠謁不講弦誦不聞士卒家自為學廣東既歸職方氏始來為縣者以為缺典乃即城隍廟基構屋二楹畧具廟學之體六年夏知縣事秦

誠至顧瞻歎曰此何足以奉明詔亟宜更作時縣丞江某主簿章某議以克合乃白於郡守趙公鼎蹝之乃斥基址審面勢鳩工庀材屬教諭王某董其役先作大成殿翼以兩廡衛以戟門直門作池形如半壁架石為梁以達櫺星門其後乃作論經之堂肄業之舍以及井竈湢涵周垣則植松柏以蔭之既成俯仰四顧錦江流其前香山倚其後蒼梧九疑諸峯亦在眉睫之外規制精壯氣象宏潤昔無今有莫不歎羡以為昉見廟學之制

是役也學有舊佃若干户訪得之蠲其餘徭俾之運輸畚築故其事易集而民不勞肇工於六年秋八月某日而以明年春正月某日迄工邑人李公貿今為浙江行省叅知政事以其邑建學始末授余請記余既序其事且告之曰人莫切於務學而有民社者亦莫先於興學古之人在畎畝則學於畎畝在山林則學於山林在漁鹽版築則學於漁鹽版築固不皆待於上之人也然而天之生人不能家稷契而人游夏為之上者必立學校

以教之故自三代而降未有舍學校而為治者此也夫學校興則民不惑於他道詩書禮樂之敎可講而明道德性命之藴可求而知而人皆可至於成德達材之地而後政可成也皇上龍興慨然欲以儒術為治重念儒效不振干戈甫戢亟下興學之詔其慮深且遠矣廣雖僻在嶺海之表唐宋以來若張文獻公九齡余文襄公靖實生其地聲名文物遂與中國等聖明之見視四海猶一家為守令者何可以遐陬裔壤而鄙之哉此端溪

之學所以煥然一新於今日也且異時端溪之士非有振起之者而養材積學以待用於明時如今李公者且不乏人矧今縣大夫奉宣德意而為此振起人心之具則夫人材之盛豈不十倍前日哉筆以俟之識余言之不佞也

臨安縣新建廟學記

臨安縣新作廟學成學之耆彥陳某鄭某某相與謀曰廟學之成經時五年前後令佐用心亦勤矣不可無述以

示久遠時孔氏之後有寓兹邑者曰希智以其與余善也介之請記縣舊有學在縣之南肇建於宋咸平初寶祐中知縣王肅嘗改作之締構堅緻其後時加修葺而已至正末燬於兵燹杭屬縣既歸職方氏臨安所治地在溪山之間内附初來為縣者雖加意廟學而徵輸事殷未遑并力而就其作禮殿作兩廡作齋廬居師弟子以創廟學之規者知縣事袁君思謙也其作禮門作靈星門作成化堂附於齋廬以備師弟子㑹講之所而具

廟學之體者則知縣事賈君鵬程也至於户牖棖臬之未具棟宇髹彤之未飾階陛瓴甓之未施徑術之未闢庖湢之未頓則皆縣丞聶君原為之而廟學以成於是茲邑之廟學遂為九邑之最矣章縫之老有扶策至門而歎者曰吾少之時嘗藏於斯修於斯矣一旦鞠為榛莽之墟間一過之愀然不樂者竟日今也美輪美奐與誠不自意其如此吾邑之令佐加惠吾人也不其厚歟時教諭髙德暘適至遂來趣文登石余嘗攷之州縣有學

為師弟子講肄之地而又有廟以祀先聖先師此禮以義起者也蓋古者士初入學與學官四時之祭必釋菜釋奠以為禮而其事不可闕也故有學又有廟唐以降或有廟無學非無學也喪亂之後裔遠之域未遑立學以廣教事故姑葺廟以存祀典爾近世以來遐州僻縣則未有有廟而無學者而廟學之制備矣今天子更化制詔州縣置弟子員設分科之條立成効之限以成就人材而以州縣春秋釋奠為近於瀆罷之有合於昔人

學校之議若夫釋菜之禮弟子以事其師者自當修也
歐陽子曰釋奠有樂無尸禮之略者也釋菜則併樂去
之又其畧者也夫造其庭讀其書誦其詩不思其所自
而修敬焉禮無是也而况禮之至畧者乎學校之設蓋
以此也臨安令佐前規後隨於廟與學兼致其力有加
弗替其知此者矣且吾聞之為民父母而不以聖賢之
道教其民是棄其民者也今其令佐作廟以存祀典作
學以廣教事其納民於道也至矣為之民者率其子弟

鼓篋而來仰焉而瞻俯焉而思而不知所以自奮是棄其身者也臨安溪山明秀風氣淳固其人素知詩書修禮讓固不待於余言余也職在都授之地有相規之義焉兹適記其成績故不得不申告之也邑之俊秀尚念之哉

序

閳人氏家譜序

德清閳人氏家譜一卷孝孫貞之所記録也按譜閳人

之有姓自魯之馬正始漢元成間有名通漢者與大小戴講禮曲臺靈帝時有名龔者拜太尉用菑異免劉寵代之漢末之亂從居吳中至晉武帝時有為博平令者名奭以上疏切諫有聲隋末從錢唐至吳越王時有為新定從事者名珪累階銀青光禄大夫此其尤顯顯者周顯德中又從嘉興而嘉興之族在宋時類由科目起家號為特盛而貞之族則嘉興支也自訓武府君居武康之巽渚傳五世徙德清之溪上今貞實為德清聞人

氏云貞之來建業也其父慮其游宦日久授以茲譜且告之曰兵革甫定而茲譜幸存爾慎承之貞承命唯謹重加彙次謁余請序嗚呼人本乎祖祖也者氣之所從始也故記禮者曰禮不忘其所出返始之道也先王盛時宗廟有制昭穆有序冠昏喪祭有禮近而合也有敦睦之情遠而睽也無乖離之患其防範斯世之意至矣去古既遠宗廟之制廢昭穆之序紊冠昏喪祭之禮不講夫能使世之人知其身之所自出而不墮於蚩蚩之

類者亦以家有譜而已而家譜之設未必人人然也何也昧者不知所以修明者知所以修之而不能保其不失近世清河元文敏公以雄文重望伏一世至欲執筆叙其傳次以推世德之源遡而上之僅四世而止自四世以上莫能詳也有遺憾焉是故譜牒不修雖有孝子慈孫欲以展追崇之敬有不可得豈不可歎也哉今觀貞之譜其遠者勿論自訓武而下以至于貞凡八世矣嗣是而書雖百世不泯可也居今之世有能自全其軀

者足矣逴及其身之所自出哉此閛人氏之父子所以為可敬也乃為之序貞字廷榦慎敏而有學故知所重如此云

送都勒幹平章還燕序

上之平浙西也元室大官貴人之縻於張氏者相率旅見于廷上既優待授館與粲其至如歸矣且以其世元臣也秩高而年邁使佚老于此終非其意之所安迺悉遣還鄉國於是前江浙行省平章篤禡公實預在行六

月之吉連檣接柂出秦淮而北父老百姓莫不瞻望咨嗟而頌聖德之含弘光大度越前古甚盛舉也初張氏之有浙西其於元室陽順而陰悖用其正朔以飾文移而凡廢置予奪生殺爵禄悉自己出懼其情實之露也於元官尤慎防焉凡授官於其境者則扼使弗上或調官他境而道過其地者則留而弗遣或有阿順取容而得收用之者則必易其官而官之務抑遏其志如逼殺南臺大夫而强公攝行臺事之類是已公起世胄歷華

要夙著能聲其自閩而至浙皆受藩屏之寄蓋光顯矣

而固抑遏之夫其抑遏之情積以十年之久及歸國朝

一旦蒙恩得返鄉國去壹鬱而就欣快情之所輸殆不

啻若川之決防而注于壑顧不幸歟行矣歷覽河山周

游邑里其亦追念德意詠歌舞蹈以自慶也夫諸公之

行上命儒臣製序以送之時一夔亦以羈旅之士預在

祼將之後朝廷不棄差撰制誥文字茲又辱近臣薦俾

為序送公受命恐惶不敢以踈賤固讓謹為之序

送貝公遠序

吾友貝公遠敦敏人也自其在鄉里時以種學績文有聲儒苑及志四方不遠千里來至京國遂被知遇俾職清閟之府以司典籍公遠官僅八品入則從宰相百官序立殿廷下與聞經國之論其出也則與博士先生稽經考史討論性命道德之懿古今治亂之原而其學彌進其識益弘以遠矣使其施於有政固若易易然也元年冬十有一月山東郡縣始歸職方氏上命廷臣亟選

守令以補其處公遠以選同知沂州大夫君子以公遠起文史有民社之寄咸為之榮而一變有為公遠言者當更化之初善為政者能本其土俗相其時勢之宜而作新之其效立見且吾聞之沂在魯之南風氣完厚人性淳固而其地密邇孔子之里禮義之教在人心者未泯非若遐陬僻壤悍徒黠黨負其頑嚚之氣狃於偷詭而自冒刑憲者也故其人素稱易治及天下有故乃有據其地以事捍禦者務殫括財粟以供費用有司征斂

弗逮乃十家而九效之則並緣為奸沂在守下始有不寧厥居者矣而其人渴治之心亦未有甚於今日者也夫以易治之民而懷渴治之心苟有賢州司守之其民之生息必若萬物之被時雨勃然起矣傳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此之謂也嗟乎儒者之効不白于天下久矣今以公遠撫兹新附之地上之人其欲坐收儒效也歟公遠勉焉可也

送劉崇明還江西展墓序

上平兩浙之歲余亦以遣至京師居無何忝蒙差撰制誥時江西之士以文學知名當世而仕於朝者若熊君伯頴劉君宗弼朱君仲雅茲數人者皆不以余為不敏而辱與游獨劉君伯序出倅徐州而未識也而君且以能詩名動諸公間盖願見而不可得會朝廷方修大禮廷臣有以君薦者起自外官入預攷訂之列既職事相聯又舍館密邇因得以遂其納交之私焉書既進擢君知州崇明而余亦以外艱歸鄉里相望始日以遠今年

余以史事被徵道過浙西以病不果行有過余逆旅者言君在崇明一以公明為治斬焉太阿出匣光彩煥發不頓芒刃一時談州縣之政者必曰崇明君既自信不疑而同僚不與之協豪猾之徒尤不便其政遂相與搆陷之竟坐謫籍余為之歎惋不止自君被誣稱其寃者其民不獨崇明之民鄰壤之民皆然其士不獨崇明之士鄰壤之士皆然矧如余之嘗締交者哉時蓋未悉君誣之已白也余病稍瘳訪君謫居之地始知君之子靜

年十三當皇上遣使巡問四方時匍匐走六百里以被誣狀訴於馬前使者憐而避之以聞于上上曰此誣也勅臺臣申勘其事具得其情於是坐誣者罪其入重典者如干人入輕典者如干人天開日明風動雷奮向之稱寃者咸共稱快以為皇上聰明冠倫不使一士銜寃於聖明之朝如此則又不獨余之私快而已君事既白廷議將改授以他官君力請于朝暫還江西展其先墓得如所請茲將取道西上因徵言以行且曰向也恒懼

無辭以告吾祖禰幸頼聖天子以有今日可以告吾祖禰矣吾其行㫋余曰劉君今人為官惟視權之所能勢之所及志得意滿而止遑念無忝於其先今君必曰可以告祖禰吾知君之所存者矣如君之為其自外至者已不足較刋能取知於上而自白乎行矣剪其草萊省其鄰里敬恭展道其亟還朝揚芳聲樹偉績以荅主知而祖而禰且有光榮矣

淵白上人以清才粹質為方外彥而雅嗜為詩其詩字鍛句鍊務去陳言而潔新是尚其言曰吾徒託跡空宗與青山白雲為友顧所踐之地幸在塵外或緣情指事見於語言猶不免汩於俚下則亦何取其為語言也哉故其為詩一字一句務道衆人之所不道一洗世俗之習讀之而意也消夫語言精者為文詩之於文又其精者也故為文必去陳言於詩尤所當務使陳言誠去則氣自清韻自遠夫孰不為詩而出此者鮮昔者東坡先

生守杭時過一僧舍見短句壁上愛其瀟洒出塵雋永之久仍援筆和之尋自以為不及詠歎而止夫先生以天縱之才顧豈弗彼之及譬之豪徒傑侶張酒高會羞有八珍列有九鼎醉醲飽鮮不勝厭飫忽蔗漿茗汁來至於前一啜之適不啻若玄霜絳雪之漱滌腸胃能不為之欣快故世有軼倫之才然至於詩或不免於貌凡而韻俗而知自厭今上人克自濯磨嶄出世俗之表良可尚已余過秀水出其所謂聱齋藁者請評蓋上人於

古人詩獨嗜韋蘇州常字其吟室曰韋齋而并題其所為詩曰韋齋藳余不善評也觀其名藳可以識其趣云

陶尚書文集序

國家之興必有魁人碩士乘維新之運以雄辭鉅筆出而敷張神藻潤飾洪業鏗乎有聲炳乎有光聳世德於漢唐之上使郡國聞之知朝廷之大四夷聞之知中國之尊後世聞之知今日之盛然後見文章之用為非末技也嗚呼有志於此者疲神於六籍之間焦思於佔畢

之下其勞蓋亦甚矣夫其所以為此者抑豈徒為華哉
亦將効用於國家不使淪於虛器而已而得此者少也
若今禮部尚書陶公凱者其得此者歟公姿性過人其
才甚高其學甚博其識見甚卓且遠故其為文多或千
言少或百字下筆汩汩不見有艱難意嘗游吳楚會時
方擯棄南士懷寶弗售其為文多激慨中吏亂離自度
無所於用去居深山之中授經以養其親而其為文多
隱約今天子削平海內思變馬上之習遣使四出聘起

巖穴之士使至台州得公公不敢固讓出應國家之需時上方命儒臣纂修元史上知其老於文學俾預纂修之列書成職敎大本堂旋擢應奉翰林文字未幾超遷今官凡稽古禮文之事公多論定會翰林虛座朝廷用之惟恐不盡其才遂命兼領其院事方是時天下大定朝廷務導宣恩意稱揚功德推序勲閥以照明文物凡詔令封冊歌頌碑碣等製多出公手公自念文章之用蓋在此耳措辭陳義各當其體於是公之文沛然為一

代之用矣故余以謂文章之工否存乎人而文章之用則係乎所遭也余也蚤嘗有志兹事向以與公有鄉里之好數嘗從於論著之末詎意未老先衰學日益落氣日益耗遂莫能有所成就亦安敢自謂顯諸用也兹見公京師盡出其所為文見示且徵言以弁其端余遂為之論次後之觀斯文者尚知余言之不詭也

鄉試程文序

皇上既平海内有詔以科目取士尋以大比之期為稍

稽滯而天下有遺材之歎復命歲一舉行甚盛典也浙
省歲貢四十人洪武五年八月省臣合屬郡之士二百
餘人命老於文學之士如格試之而差次其高下有司
遵故事凡職掌之方選擇之法防閑惟謹旣撤棘得士
如額以貢初科目之行上意欲去浮華之習以收實效
是以廷議稍變前代之制以趨於古是故義必以經論
必以禮樂策必以時務夫義必以經則其言必務奧雅
以達性命道德之原論必以禮樂則其言必務精覈以

明文物度數之懿策必以時務則其言必務切實酌古今明事變以適時之宜不然玉卮無當亦奚益於用哉此國家之良法美意而凡為士子者之所當知也既竣事有司以其程文鋟版以貽四方蓋將以上昭國家興文之盛而下以勵來者有所矜式云爾

送趙鄉貢序

洪武五年秋八月浙省鄉貢既撤棘一牓爛然懸于省門之上觀者榮之杭之士預貢者五人其第三人則趙

惟一執中也初執中受經於郡助教何彦恭甫而何彦恭甫則授經於前鄉貢進士徐中先生授受有源委故其試于有司也卒以易冠同經云執中將上春官予告之曰科目之設在隋唐者吾弗暇遠引宋以方州貢士謂之鄉貢元曁國朝以行省貢士亦通謂之鄉貢杭為方州時貢士之額自淳熙至景定增至二十二人元置行省于浙領郡三十二杭隷焉貢士之額僅二十八人是時杭之士不加少也三年或不能貢一人今領郡九

杭亦隷焉其額增至四十人矣杭之士不加多也三年一貢有至六七人者矣猶慮未足以盡其材也復比年一貢焉執中蓋比年所貢士也自今言之元有科目名存而實不副如以二十八人之額而欲收三十二郡之士幾何其不遺也方今天子更化鑒觀前代之失獨出睿算以為宜近法宋首建科目以廣取士之途詔書既下家有弦誦之聲人有青雲之志如杭之士預貢者無虛歲寧復有皓首窮經之歎者哉杭為東南都會人物

最盛隋唐以來大率以科目得之而惟宋為最吾試枚數宋以進士起家有譽于天下後世者為子陳之政事則有若唐肅郎簡盛度詞章則有若錢易錢藻楊蟠文學則有若沈括沈晦洪咨夔論建則有若趙汝談汝讜李宗勉是數人者或揚聲郡國或致身館殿或執政廟堂功名事業播之鄉評傳之國史昭昭在人耳目今子幸生斯世又為此邦之士去而拜官于朝固將如昔人所云上不負天子下不負所學以揚芳邁烈媲美於前

人矣豈徒要取名爵以為鄉榮而已哉是邦人材之盛軼元而追宋於子之行卜之矣

送王生序

今年二月東州弟子員以陞太學而道過浙上者亡慮百數十人然皆謁余授經之堂予觀其性行與其文辭經藝皆卓然可稱道有王某者括郡諸生也其性淳其行敕其文辭經藝可稱道因自訟曰吾以膺陋職敎事恒懼訓迪無效今見有如生者滋益媿爾會生徵言以

行因告之曰古先哲王之欲造就人材也未始不資於學校是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自天子諸侯之子與國之俊選皆入學焉其學也自成童至於始仕講明乎仁義之說服習乎禮樂之容敦行乎孝友之行始于其躬及于其家達之鄰里鄉黨名譽既著然後論而薦之其始也謂之秀士為秀士矣其後又拔其秀之尤者為選士為選士矣其後又拔其選之最者為俊士為俊士矣其後又拔其俊之特者為進士而後官之夫

積學累行也如此之勤且久而其量材授任也又如此其審而有漸則夫徼倖以干禄者安所容哉此古者學校育材之良法美意而其政不修也久矣皇上定鼎江左首建國學曁南北混一又詔立郡縣學加意儒事蓋至于今而作成之効已見聖慮宏遠以謂庠序之教雖至苟不老其材識恐不適用又命簡其年之長與其材行之優者登於太學此實論秀於鄉而後陞為秀士俊士選士進士而後授之以官之意可謂盛矣生之舉於

其鄉而來也等而上之隨所擇而得有不待卜而知若夫都髙位食厚禄為國宣力以揚芳邁烈吾雖老尚及見焉

倡酬禪偈序

偈者詩之類也佛說諸經必有重偈以申其義觀於吾書春秋列國大夫交聘中國既修詞令以達事情末復舉詩明之蓋亦此類偈或五言七言惟便於讀誦而不叶以音韻詩多四言而以音韻叶之蓋被之絃歌故也

詩自漢變為五言唐變為七言頗嚴聲律為釋氏者出言成偈大畧亦近於詩吾鄉佐上人字東州處靈隱禪窟還台省親有察心嚴師者為偈一首以贈其行其言七言其句八句詩之類也依韻而繼作者又二十四人則近代詩人次韻之法也上人姿敏慧㸔扣直指其同袍之友慮其愛親之心不勝求道之志更相提撃斬振祖道而非世俗嘲風詠月之具故不曰詩而曰偈上人徵余題辭因筆于首簡

送塤上人歸四明序

豫章復禪師唱道靈隱山中合儒釋以為教從之者甚衆有塤上人者氣冲而守恬且有志于道事禪師有年將歸四明造門言别且請贈會予亦以被徵赴京師未暇執筆又介其師之友龠禪師以為言余謝之曰吾與上人所趨異塗所習異業今兹之别余方違親戚去妻子以奔走於車塵馬足之間而上人之高踪峻跡如孤雲野鶴以翱翔於太虚之表其情又不同也其何以為

上人言哉然余聞之古先哲人有深於佛者謂佛之道與易論語合其言非欺我也上人之師既合儒釋以為教是宜不以我為異而有所請也豈余知有未深乃反以為異耶上人行矣四明雪竇層峰疊壁嶄絶空青傳聞異時多古佛化現上人歸卧雲壑益弘其道所造當益深余老且病得請而歸即將絶濤江而東過上人之廬而叩其所以同者

送林鳴善還台州序

吾郡林先生鳴善隱居臨海之墟縛茅為廬藝麻與稻以供衣食暇則稽經閱史以求性命道徳之原治亂興亡之迹且曰吾老矣以是終吾身今天子更化壹是以儒術為治有㫖盡徴天下士布列庶位有司奉行惟謹廣蒐博訪罔有或遺於是先生以老辭不獲乃起就道西過錢唐上謁方面重臣以行方面重臣顧見先生鬚髯皤然曰老矣宜勿遣嗟乎男子四十始仕五十命為大夫服官政七十致仕此常典也夫身以任道故以孔

子之聖志氣雖與人殊而血氣之禀則亦不能獨異方其少時夢寐欲行周公之道及其歷聘諸國不遇而歸而其言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此可想而見也先生方盛强時學足以有守材足以有為而勝國之制取人不以閥閲則以刀筆積勞彼以儒術進者猶冠之有綾履之有絇不可缺耳遂使先生之材之學浮沉閭里與編民伍不蒙一命以老雖然此必有任其咎者吾固不必論乃今遭值立賢無方之日而其既衰

者不可使之復盛以為國宣力乃竟斂其有用之具以去亦可惜哉雖然君子之所貴固自有大於此者先生歸矣年日益髙學日益邃德日益茂如異時徐中行先生以八行著稱吾里顧不偉歟其重其輕蓋必有見於此矣余也何足以知之錢唐大夫士多羡其歸相率為詩以送而余以同郡為之序

陶陽圖譜序

陶陽在台之黄巖陶氏世居焉始陶氏自閩之長溪徙

東甌又徙台之黄巖至今吏部員外郎漢生氏之十一世祖諱某者當宋皇祐間仕為都巡檢實遷陶陽故漢生為陶陽陶氏漢生之言曰宗法不立則族聚相視有若路人吾甚傷之遂列圖於前繫譜於後以明世次名曰陶陽圖譜夫陶自受姓以來蔓延天下世非一世也族非一族也今將圖譜以昭先德廸後肖援遠以明近舉疏以見親可也不援遠以明近不舉疏以見親而曰陶陽圖譜者詳其所自出也詳其所自出則宜本之長

溪遺長溪而本陶陽者崇始遷也此圖譜親親之意也予嘗攷陶氏世徳之懿而想廵檢府君當宋之全盛鳴玉廟朝分符郡國非乏可為之時顧乃位不滿其徳中更十世俊彦葢有之矣然皆以儒自守未見有名上三銓秩登百石者乃今漢生氏以清材粹學遭值聖明之朝踐歴華要譬之騏驥馳騁康莊之衢未見其止也嘗觀其遠祖靖節先生所為命子詩歴叙虞賔以來至周司徒以及於愍侯舍丞相青長沙公侃勲徳之盛而卒

乃自歎瞻望弗及則靖節之所遭蓋有異於漢生者矣然則陶氏世德有豐有嗇又繫乎時之汙隆陶氏子孫循末求本尚有考於斯哉

送清源師還天界寺序

清源師泉南之秀也慕浮屠入金華山學道於傅大士行化之地嘗出世矣京師之天界寺為方今第一禪林僧伽攸聚據猊床揮麈拂者稱人天師自非豐才碩德為上所知者不以授今年春全室禪師泐公以髙僧召

見遂有是命清源師聞而往焉全室嘉之延居第二座夏五月余至京師謁全室方丈始識清源間窺法會之盛見其持百丈規約束大衆肅然其容秩然其儀如執法廟廷人莫敢犯及其退也間一過之則煮茗賦詩歌吟笑呼以為樂是時全室之客老宿如朽室梗圓徹如性原明冲默如敏機慧皆辱與余游而清源師以方盛之年清曠不羈之氣處乎其間亦一奇也昔宋在汴時相國寺實為法窟而其傑然者則有秘演惟儼歐陽公

於秘演則稱其豪曠於惟儼則稱其介特且喜其皆有文辭二人者其所造佛理雖不可得而知然亦一時方外之高士今之天界昔之相國也有如清源師者吾亦謂有演儼之風余既南還心頗念之未幾復相見餞唐握手傾寫頗洽居無幾何又踵門請曰吾將還矣白雲在空去來無迹固如是耶歸造全室為我謝曰塵世之人追想禪悅則未始一日忘也

詹氏世譜序

今翰林學士承旨兼吏部尚書詹公出其世譜一通示一夔曰吾家世譜蓋嘗燬于兵矣兹復手疏吾宗傳序之次以示吾子與孫子與我執筆序之余見其所疏榦支疏暢綱網聯絡秩然有條而不紊作而言曰此誠大夫君子反本崇始之具也一夔蚤嘗讀周官書見有小史之職奠世系辨昭穆以定邦國之志曰此世譜之所由起也蓋世之有氏為族者非有譜以識其所從出與其所由分世日以遠族日以繁必至不相維繫而昭穆

之辨淆矣此世譜之所以不可不作也按譜公之受姓實始于楚之詹尹其後子孫遂以官為氏涉漢歷唐代有聞人中更變故莫能考至宋有諱範與適者從蘇文忠公游其名具在家集適傳二世生武德大夫殿前統制諱青始以武弁起家扈從高宗都杭是為公之高祖武德府君再傳而生武翼郎馬步摠轄諱某以驍勇為都統夏貴麾下將從鎮鄂州會元兵南下移守陽羅堡病作歸家第俄而宋亡宋將校多持告身換新命以仕

武翼府君獨歎曰吾雖偏裨欲為國効死而不克遂今運去物改尚藉是為哉遂脫尺籍與編氓伍教子讀書曰安知吾子孫不有以文學興者是為公之曾大父武翼府君生聲甫先生諱鏜聲甫先生生古實先生諱鼎新江南平向之藉武階以進者率以新附待之遷徙挫抑不遑寧處而武翼府君之子與孫獨為元之幸民峩冠博帶徜徉士林之中可謂遺之以安者矣而皆未有顯于時者公為古實先生肖子年十二三從鄉先生學

有俊聲時虞文靖公之仲弟槃為蒼梧尹見而奇之妻之以子授易於梅坡甘先生楚材學春秋於我山劉先生彭壽二先生皆當世老儒以經術名世而公天資俊爽見趣卓絶能盡造其閫奥涵揉濬發為文操筆立就水湧山立可喜可愕然在勝國懐寶莫售僅為州助教遭值更化遂以豐材碩學受知皇上日躋華要由中書博士六轉而為吏部尚書國家用之惟恐不盡其材遂復有兼官之命十年之内非以藻鑑而甄别人倫則以

文章而鋪張神藻曾不混以他職可謂榮且顯矣而武
翼府君之所以望其後人者亦至是而驗矣一夔伏覩
公之世譜見詹氏至公而大執譜歎曰公之先世所以
貽謀者苟失其道能至是乎及從公史館預於纂脩之
末見公日被顧問知公陰進嘉言以福天下則公之子
孫益大於後者又可知矣他日光昭家乘為南楚世家
豈不自公始乎乃不讓而序之

送朱質夫知寧遠縣序

海之南環島之州四黎人居之黎之種二依憑深山不供貢賦者謂之生黎耕牧省地知供貢賦者謂之熟黎今州縣所治者則熟黎之外地也竊聞其俗其可以州縣治者已數百年于此夷習猶未變而其知供貢賦者稍咈其意亦易以生變矧素不知供貢賦者乎嘗試思之其人視中國言語雖不通衣服雖不同而其肢體顔面則固不異於人也彼其天性豈獨與人殊哉夷狄其故良由異時朝廷視為險遠不暇擇賢守令賢者既以

險遠爲觧而不憚險遠者又多挾私之人至以軍使治之又漫不以承流宣化爲事爲之師帥如此幾何而不爲異也尚望其能化哉天兵南下其地悉歸版圖皇上鑒觀前政之失一視同仁謂其地雖在要荒之外不可以不治治之不以他道必以儒術於是銓曹欽承上意不暇計道里之遠近險易授官如內地六七年來冠章甫被縫掖者殆徧其州縣而報政于朝者亦謂黎人之向化不獨熟黎而所謂生黎者亦皆願爲省地之氓矣

此豈不足以見儒效之白乎海昌朱質夫氏與余游有年矣端慎而有守其先君子之欲其以明經起家也作經訓堂以勵之質夫克遵先志刻意向學故秘書卿貢公泰甫以文學政事知名當世質夫實師事之學日益以高識日益以廣聲藉藉矣會有詔興學杭守辟起助教錢塘諸生未幾監察御史採訪至浙以質夫材堪守令不宜在散地遂薦于朝而有寧遠之命夫寧遠崖之屬邑崖視瓊管三州昔人有再涉鯨波之語往者尤難

之質夫既拜命作而言曰幼而學之壯而行之吾嘗誦矣吾學不如古人吾志亦豈不如今人吾今幸有可行之地尚安敢計夫道里之遠近險易以格吾君之德意哉朱衣象笏道過錢唐不見有難色詩曰藹藹王多吉士惟君子使此王導過九折坂所以顧為忠臣也歟質夫行矣吾知海南氣習之變自我朝始而四州之邑聲明文物之盛自寧遠始矣若夫變夷為夏其設施次第必有其道質夫政成而還吾請問其目焉

哀頌序

嗚呼哀頌之作其始於秦人所賦黄鳥者乎魏晉而降七哀八哀之賦蓋皆權輿於此然不徒作也必其人節誼之高文學之懿政治之美有足以起人思慕之心而後作也余觀仁和之士頌其縣令於既歿之後非所謂起人思慕之心而後作者乎令吴姓平易近民以洪武五年冬來為仁和令年冬十月以疾卒于官仁和劇縣自辰抵酉公務蝟如吴令闗决趨辦上不瘝官下不疾

民至於學校之務世所謂不急者尤數數然加之意故其發也人皆思慕之而哀頌之所由以作歟嗚呼世道不古都髙位食重禄者皆足以致人之譽自予所見多在於居官之日而不在於罷官之後於此尤足以信吳令之政之善也傳曰詩可以興觀是什者其亦有以感發也夫

送王孟起還括蒼序

古者文武並用後世或釐而二之是以深衣之制可以

為文可以為武蓋可見也漢時期門羽林皆知讀書而
博物洽聞之家亦有投筆而起立功萬里之外取封侯
者曷嘗有二乎哉今都指揮使徐公鎮浙之五年令行
禁止境内寧謐人吏洽和乃日召武弁子弟之當世襲
者教之騎射擊刺又慮羣子弟志剛而氣鋭也不開之
以仁義忠信之説示之以古今成敗得失之故則他日
當大任必將昧於所施宜有碩儒以為之師公雅善金
華徐先生遂延致之先生問學該洽且善牖導一時鼓

篋而來者殆將百人而公又以文武之事可以並用而不可以並習乃中分其日之晷而從事焉教道之行聞者莫不興起時王升孟起之尊人以千夫之衆分鎮括蒼孟起其胄子也不遠數百里聞風而來孟起軀榦頎碩人初見之以為彼將家子騎馬試劍其長也操觚弄翰必弗暇及或頗泛視之及與之交其容粹然其氣温然而見於歌詩又清婉有體裁則又皆曰此非韋布士也耶以此知天之生才不可以一道取也於是自公而

下至於其師或嘉奬之中夏之吉將還省其親别余請贈余告之曰言乎禄秩則子之所承者不薄言乎才質則子之所賦者不凡至於材與藝則子之所見者亦異於人然則子之所藉者亦以厚矣何能爲子言哉竊獨聞之皇上勵精圖治以致太平之具在於時之俊彦遂大興學校以振起之伏見詔條所及每不以文武殊科其意深矣今都使公之篤於奬勵蓋以皇上之心爲心矣如孟起者其亦心都使公之心乎立身揚名孝之大

者徒奉甘旨特其小者耳歸哉歸哉毋遲遲其來也

送錢主簿序

上既削平海内壹是用儒為治乃洪武三年冬詔以科目取士如前代之制又以取士有定額試于春官而或下第非其才之不逮是額隘也官之如得第且又驗其身言有入優等出身至或在正奏闕甚盛典也於是越士錢尚絅允裳氏以會試下第得調杭之新城簿允裳裔出武穆王鏐今國子先生子予甫之冢嗣也姿敦

茂克廉慎自持而其文辭經藝又精敏過人其來新城縣當杭睦之交頃歳戰爭為咽喉地民之存者無幾允裳與其縣之長披草莱剪荆棘以立治所招其遺民而撫字之雖徵輸有嚴曾不示苛以揺其生民皆德之間趨事會府峩冠束帶立於太守之庭氣容恂恂若不能言或頗以尋常儒生易之及其承約束而退量事之輕重緩急如期而集則又莫不交口稱譽斯亦難矣自允裳而觀使例以下第之士棄之顧不遺才也耶余嘗怪

異時三歲大比所在有司合千數百人試于其鄉百一為收而貢之春官其額不過三百人又取其一而遺其二而後進之天子謂之廷試其得賜官而去者僅百人而止以四海之廣而取士止於百人士焉由進竊慮當時有才之士如吾允裳者固亦不乏欲承一命之寵稍試以自見譬猶仰而望天何階可陞徒守遺經至於皓首而已以此而論士之生世未嘗不可用也惟患時不偶爾然則允裳其遇時者歟雖然大雅之詩曰芃芃棫

樸薪之檟之序者以為能官人也夫棫樸非巨材也棄之奚損於治而大雅之君子不遺之者誠以天下之材鉅細長短當各適其用而治道由兹而成也如允裳者其得遇於斯世抑不謂之至幸也哉會允裳以滿將改調其邑之文學掾請余言以贈其行余疏陋無以為贈也謹告之曰投檄選部退拜而翁于辟雍之館晨昏有暇考論道德之懿經制之術增益有所未至再命于朝揚芳邁烈當不止於佐縣時是吾黨之望也其勉之哉

送趙貴伯歸省序

同郡趙貴伯直諒人也自其先以貴胄别居於台遺澤之所濡代以簪纓顯貴伯承世德之懿肆志於學所致力者非獨辭翰而已至於他藝有切於士大夫之用者亦習而精之嘗以材辟掌吏牘于天官之府實司四方文學之選洪武五年夏予以貢詣曹始與貴伯相識貴伯篤鄉黨之好每詣曹謁見情誼翕翕熱也暨予捧檄而還貴伯笑謂予曰吾幸已及考不久請閒歸省取道

錢塘必與子握手西湖之上如期候之不至明年秋八月予以史事被召至則首問貴伯已調官蜀南去矣然後知貴伯之不果於請者迫於之官故也今年春正月予方危坐冷署有客踵門大帽長裾癯然其形蒼然其色疾呼而進亟起而迓之則貴伯也拜揖問安否已始悉貴伯以蜀省之命奉表入賀正旦大禮慶成得請而來也於是而貴伯省親之志遂矣予聞之士之事親立身揚名爲上飲食衣服之奉次之古之人有子在親側

雖無離憂其志不樂者子在京師雖有離憂其志樂者是故孝子貴乎養志使貴伯向也得請未釋褐也吾慮不足以悅而親今為日雖久已幸一命于朝束帶執簡趨蹌後先顧不足悅而親乎然則貴伯之請非有待也蓋若有待焉爾國家方以孝理天下故不以貴伯在官為難而如其請是不欲以公義廢私恩也貴伯歸拜而親其尚勿以區區飲食衣服之奉為孝亟治裝西上鞠躬盡瘁揚芳邁偉奏最于朝調官便近毋夫人尚康健

板輿迎養以樂其志刻日可待萬里之行不足惜也

送朱彥昭北游序

括蒼朱彥昭警敏有竒氣歛藏書冊順浙河而下訪予吳山之陽揖而言曰昭東鄙之人也蚤有志四方今者買舟北郭之外將過吳門渡大江泝淮泗而上抵于大梁之墟然後折旋而東至於鄒魯而後歸古之人有遠役者必請贈先生寧無一言半辭為我贈乎予語彥昭曩者天下用兵疆場彼此跬步阻絕有志之士顧瞻四

方戲戲靡所騁今天下一國四海一家願游之士苟持尺寸之繻雖北之燕南適越誰復何問子當英妙之年值太平之日其游也維其時矣雖然竊有告焉子出吳門登姑蘇之臺而眺全吳泰伯之遺風泯矣若闔閭之伯業不足弔也渡大江而觀波濤之洶湧中原既清祖豫州擊楫之志亦何足壯抵大梁入自東門問魏公子侯生執御之事而想其下士之意真足以得人之死力自今觀之蓋戰國相傾之習君子亦奚取焉若夫鄒魯

蓋聖人之邦也入其境見泰山之髙曰吾聖人蓋嘗登焉見泗水之流曰吾聖人蓋嘗濟焉入其里見林木之茂廟貌之尊曰吾聖人之神明蓋於此乎出入焉請于祠宫攝衣而進拜于履前仰瞻德容之盛吾知子之心若憤而起若悱而發矣凡人在遐陬僻壤誦其詩讀其書且猶想像而興起而况于親造其地而揖其風聲氣澤也耶今子之游必至于鄒魯而返蓋必有見於此矣予安用瀆告為哉因念少嘗北游及還取道魯橋而南

瞻望聖人之居不逺二百里以有内艱不果往然猶自
慰後至未晚也未幾而兵事作矣今雖可游而年已衰
邁不能以筋骨為禮而子請贈以行吾寧不為之悵惋
他日子歸過錢唐凡涉歴之次第見聞之始末試為我
陳之

陳氏世譜序

按陳本嬀姓有國在太皥之墟宛丘之側其地近楚遂
為楚所并其國既滅子孫因以國氏至漢有為太丘長

者以有德聞其子元方季方有難兄難弟之目故凡氏陳者多祖太丘五代之際有諱環者自婺之東陽徙台之松里是為松里陳氏而松里陳氏以詩書起家其登淳祐丁未進士第者諱元龍由番陽尉仕至撫州簽判其登咸淳乙丑進士第諱蒙由寧國推官擢為國子録至元大德間又有以雄才碩學受知世祖者諱孚由國史院編修超授禮部郎中奉使安南有功出佐列郡入直翰林則尤陳氏之傑然者其他領鄉書升舍選第奉常

補文學掌故者亦累累有焉而松里之陳氏蔚為台之望族矣陳氏之良有名晶字永年者嘗用儒飾吏為州縣六曹長鄉稱老成洪武初元其子譽仕浙遂來就養會有詔定户版因占籍錢唐永年慮傳序寖遠而後之人或不知其所自出也乃本其傳序之次用世經人緯之例著為家譜以遺後之人以一葼有里閈之好請題辭譜端嗚呼古無譜牒而嚴大宗小宗之法自宗法不修而尚門地於是而譜牒之學興蓋譜牒之設以待夫

為之後者曰是為本之所自出吾則思所以崇本反始以存尊尊之誼曰是為夫之所由分吾則思所以别生分類以立親親之道於是而先王叙倫理篤恩義之意勿論親疏遠近昭然可見惡有視同姓若路人者哉永年亟著兹譜可謂知務者矣傳曰智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為急永年有焉

送廖思誠知安肅縣序

自夫學校之興郡縣弟子員所在林立其間超等之材

固亦甚多然求其樸且愿者則亦鮮見也余職教杭郡會弟子員缺取之有司得今知安肅縣廖生思誠生以弟子禮來見其質温其言確其升降進退不躁率既就學習為辭章經藝亦循序而進不務躐等以取近效蓋所謂樸且愿者也九年冬貢于太學為博士弟子居無何有旨命集事四方如古行人之職或謂思誠非敏於事者是行也恐非所堪生聞之曰盡吾力之所能為而為之而已亦安敢不敏故每承命以出輒劬躬瘁力營

畫趨辨無纖毫詭遇意以求速成而其所集事無弗集者既而稱思誠者藉藉此足以明樸且愿者之有為也余久不見生今年秋九月坐論堂上生冠帶濟濟趨前再拜謝曰某嘗受教今蒙恩牢保定之安肅矣茲將上官願先生更益一言之教以往余謂生服勤王事者有年未嘗有缺失可謂難能矣然不過行人之職今也拔自布衣授以七品之秩付以百里之地緋衣象簡臨乎吏民之上為一邑長若可以誇於人然猶不自足而請

教焉此其志殆非安於小成者也且吾聞之治民之道無他在乎因其俗而導之爾安肅在易水上其地風氣剛勁其人質樸而勤事質樸則易教勤事則易使以不自足之心而長易教易使之民安肅之政其有不成者乎昔者孔子之門有子張焉其人務外至其問政孔子告之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說者曰無倦則始終如一以忠則表裏如一生非學子張者吾觀其平日所為已若能用力於所謂忠者矣今為安肅無他言也惟益慎

如集事時而已他日報政必以最聞屬生請教謹以是為規

乾隆御覽之寶

始豐稿卷五